

信仰在文化落實 文化藉信仰更新
Christian Faith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恩 福

BLESSINGS

V.14 N.4 總53 2014/10

引到永生、那門是窄的、路是小的、
找著的人也少。(馬太福音7:14)

殊途同歸思潮剖析 P. 2

An Analysis of the Trend of Universalism

令人驚悚的新哈里發 P. 6

The Horrifying New Caliph

不一樣的挪亞，一樣的神 P. 12

A Different Noah, But the Same God

此曲只應天上有一杜甫與景教音樂 P. 14

Melody from Heaven: Du Fu and Nestorian Music

恩福廿週年慶



2014年恩福家人合影



目錄 Contents

時代話題 *Current Issues*

- 殊途同歸思潮剖析 2
An Analysis of the Trend of Universalism 陳宗清
- 令人驚悚的新哈里發 6
The Horrifying New Caliph 劉良淑
- 管窺尼山論壇 8
A Brief Review on Nishan Forum
(之一) 尼山論壇中的學術互動 謝文郁
(之二) 也談“不同信仰下的人類共同倫理” 李靈
- 鄰居著火了！ 封底
Fire in the Neighborhood! 蘇卿

藝文天地 *On Arts*

- 不一樣的挪亞，一樣的神 12
A Different Noah, But the Same God 陳益

新視野 *New Perspectives*

- 此曲只應天上有——杜甫與景教音樂 14
Melody from Heaven: Du Fu and Nestorian Music 李民舉
- 忠心和聖潔：福音派旗手萊爾 18
Faithfulness and Holiness: Evangelical Flag-bearer John C. Ryle 趙剛
- 千秋功過——重洗派的舊案 21
Merits and Faults in History: A Case Study on Anabaptism 李東光
- 最可靠的科學前提 25
—「上帝假設」重受矚目(4-3)
The Most Reliable Presupposition of Science: The Return of the God Hypothesis (4-3)
Stephen Meyer, 唐理明譯

報導與見證 *Events & Testimony*

- 曠野學習 29
Learning in the Wilderness 曾森
- 恩福二十週年慶感恩回應 31
Reflections on the Blessings' 20th Anniversary
(之一) 生命的傳幫帶 張牧
(之二) 難得的屬靈基地 劉雪辰
(之三) 恩福再現歌 邱乙如

恩福

Blessings, Vol. 14, No. 4, October, 2014

President/Chief Editor: Grant Chen

Managing Editor: Liang-Shwu Chen

Editor: Jasmine Jing Zhang

Art Editor: Tracy Chang

Published quarterly by Blessings Cultural Mission Fellowship

ISSN# 1543-0936

P. O. Box 18410

Irvine, CA 92623-8410, U.S.A.

Tel/Fax: (949) 556-3033

E-mail: enfu@bf21.org

Website: www.bf21.org

2014年10月 第十四卷第四期 總53

出版者：恩福文化宣教使團

會長／主編 陳宗清

執行編輯 劉良淑

編輯 張靜

美編 張曉明

行政 林雪麟

編輯委員 王忠欣、李靈、莊祖鯤、陳俊偉、

陳惠琬、陳愛光、張路加、遠志明、

蔡茂堂、劉同蘇、謝文郁

(按筆劃順序)

本刊有作者署名之文章，文責作者自負，立場不代表本刊。

本刊保留文章版權，歡迎轉載，請先來信通知。

本刊自由索閱，建議奉獻：\$15(一年四期)

索閱單請影印本期第17頁

奉獻支票請寫：BCMF

台北代理：致福感恩文教基金會 黃暄筑 T:8780-1011*204

本刊文本只在美國與台灣發行

其他地區請利用恩福網站觀看，不便之處請見諒

<http://www.bf21.org/magazine/magazinehome.htm>

恩福文化宣教使團 BCFMF

異象 推動文化宣教 耕耘華人心田

信仰 本使團篤信聖經為真神啓示，原稿毫無錯誤，是信仰與生活最高的準則，並接受早期教會信經以及近日福音派的信仰告白。

董事 陳宗清(主席)、陳惠琬(書記)、許蒙惠(財務)、駱傑雄、蘇文峰、陳永昌、蕭隆昌、陳愛光、張文辛、陳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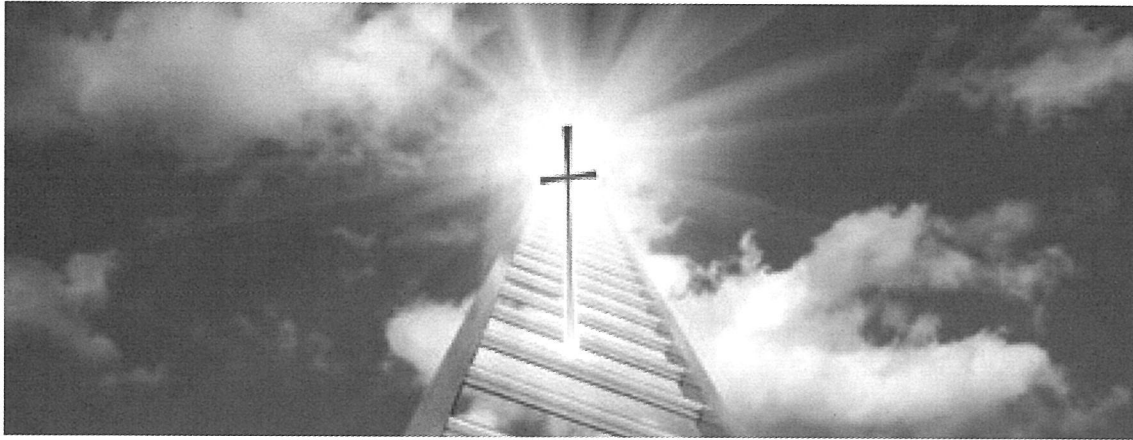
Our Vision: Ploughing the Field of Chinese Culture
Preparing Hearts for the Gospel

Our Confession:

We accept the Bible as the inerrant revelation of God, guiding faith and living. We also accept the creeds of the early churches and the evangelical confessions.

殊途同歸思潮剖析

陳宗清



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在2014年8月14至18日出訪韓國，造成當地非凡的轟動。這是天主教教宗25年來首度蒞臨該國，他平易近人的風格，得到韓國人的好評。為了縮小與其他信仰的距離，這位阿根廷裔的教宗重申：「甚至無神論者都有機會到天堂」。

天主教救恩包含論的傳統

從天主教第二次梵諦岡大公會議（1962-1965）以來，由於受到卡爾拉納（Karl Rahner）「匿名基督徒」（anonymous Christians）理論的影響，天主教試圖打開救恩的大門，擁抱其他宗教的信眾。拉納的重點是，有些人在不同宗教的環境中成長，按著他們所得的亮光與道德的標準而行，他相信，這些人至終會得救，但他們得救的基礎仍是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代贖。

教宗方濟各今年在韓國的言論再次引起關注。表面看來，他的意思似乎是，一個人信甚麼無關緊要，只要行善，至終仍然可以到天堂。甚至無神論者，只要行善，最後也會到神那裡去。為什麼教宗會這麼說呢？一般認為：他希望讓天主教獲得更多人的青睞，因此他把基督信仰獨特的門檻盡量降低。然而有人評論道，教宗的態度愈來愈不像傳統的天主教，卻愈來愈接近人文主義的精神。

2013年5月22日，教宗在梵蒂岡早晨彌撒的講道中提到，有神父問他：「無神論者是否仍可被耶穌拯救？」教宗引用馬可福音的內容來回覆此問題。馬可福音9章38節記載，有人奉耶穌的名趕

鬼，門徒以為必須禁止他，因為他不跟耶穌的門徒在一起。耶穌卻不同意。方濟各引用這段經文，強調人只要行善便可蒙神悅納，不一定要隸屬於天主教會。教宗對這段經文的詮釋與應用，讓聽者以為，行善似乎比信甚麼更重要。

然而這樣的觀點完全無法在聖經中找到依據。詩篇14篇1節：「愚頑人心裏說，沒有神。他們都是邪惡，行了可憎惡的事，沒有一個人行善。」以賽亞書64章6節：「我們都像不潔淨的人，所有的義都像污穢的衣服。」這類經文指出，人何等缺乏行善的能力，完全達不到神所喜悅的聖潔標準。

教宗更進一步說，人能行善，根源是因為我們都是按著神的形像受造。有人替教宗辯護，認為天主教一貫的教義區分「救恩」

（salvation）與「救贖」

（redemption）：耶穌是為所有人完成救恩，但並非所有人都能因此得著救贖。教宗的言論

暗示，善行可使人得著救贖，顯然有強化人行善之功的意味。可是，如果人因著受造的基礎而有行善的力量，那麼，耶穌又何需為人的罪而死？

今天的無神論者可能有不同類型。或許其中有些人渴望行善，卻沒有機會認識神，但嚴格來說，這樣的人並不是無神論者，只是不可知論者。真正的無神論者，是指那些有機會認識神的人，而在經



在傳統的中國思想中，殊途同歸的概念很受歡迎，因為不會得罪人。
The notion of Universalism is extremely welcomed in traditional Chinese thoughts, for it does not offend anybody.

過思索後，卻選擇無神的立場，並且拒絕耶穌的救贖。這樣的人還可能因行善而得救嗎？保羅斬釘截鐵的說：「你們得救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的；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以弗所書2:8-9）可見得，方濟各的看法與使徒的觀點大相逕庭。

西方的人文主義與宗教多元主義

最近幾個世紀，由於受到世俗人文主義的影響，西方流行的趨勢是要把基督教超自然的因素拿掉，完全從理性的角度來看待宗教。1933年美國人文主義學會發表「人文主義宣言」，認為，整個宇宙的特質完全可以由現代科學來描繪，因此無法接受任何超自然的解釋。宣言中有一句說：「人終於開始明白，他在世上唯一需要負責的對象是他自己，他夢想的實現，也唯靠他自己裡面的能力來達成。」

世俗人文主義者認為，既然一切超自然的說法不再可信，那麼天堂與地獄也不存在。因此，人離世之後可說「人死如燈滅」，最後的結局並沒有區別。這也是一種「殊途同歸」。

過去四十年來，西方盛行「宗教多元主義」（religious pluralism），支持這種觀點的人以為，人是無法真正認識終極實體的。1986年3月，不少神學家和哲學家在克萊蒙研究院（Claremont Graduate School）集會，發表論文，最後收集成書，名為《基督教獨一性的迷思》（*The Myth of Christian Uniqueness*）。該書所表達的思想即是：所有的宗教，無論基督教、伊斯蘭教、佛教、道教、或印度教，僅僅是對「終極實體」的片面或局部有些了解。既然如此，無論人走哪一條宗教的路，至終都會歸到「真實」（the Real）那裡。



中國傳統文化的混合主義

在傳統的中國思想中，殊途同歸的概念很受歡迎，因為不會得罪人。「宗教都是勸人為善的」，這句話把所有宗教的獨特性都抹殺掉，表示最終的結果都一樣。

中國文化博大精深，有一個特點即是：我不怕

你和我不同，只要我們在一起一段時間，慢慢地，你的東西就會融入我的裡面，你就成為我的一部分。以佛教而言，本來它是外來的宗教，但到了中國以後，和道教逐漸融合在一起，又把儒家的精髓放在裡頭，變成中國的思想。這就是「混合主義」（Syncretism, Accommodationism）。

過去半年來，神州大陸蘊釀著一種宗教風潮，就是「基督教中國化」。近年來，宗教局高調主張建設「中國特色教堂」，除掉教堂西化的樣式。不僅要使基督教在外表、禮儀、建築上更多與中國文化相適應，最重要的，是讓核心教義「中國化」，淡化與中國傳統思維不相容的信仰內容。數年前，丁光訓主張「因愛稱義」，就是一個例子。

當佛教與道教在競爭時，傳出「老子化胡」之說，杜撰老子出了關西，到達印度，成為佛陀。而中國的大乘佛教遇上基督教，則把「上帝」放在它的系統裡，稱為「帝釋天」，視為欲界諸天中的最高天。由此觀之，中國傳統的混合主義，確實是宗教上的殊途同歸版本。

儒家的泛道德主義

儒家代表著中國正統的思想，然而，經過二千多年，誰是這個道統真正的傳人？其實在新儒家各說各話。但無論哪一個門派，都面對兩個嚴重的問題：第一是超越的困境，第二是道德的困境；這兩件事又息息相關。

甚麼是「超越」的困境？意思就是：「天」若失去了客觀性、超越性、情格性，那麼，天的蹤跡就只能在人心中找到，所謂「天理自在人心」。這樣一來，儒家便沒有「外在的超越」，只有「內在的超越」，良心成為唯一剩下的資源。

由於品格的修養和精進只能靠人的努力，「道德」也出現困境。一方面，道德的標準失去絕對性；另一方面，因為一切向善的資源只能靠人自身，結果常顯出不足與不堪。

有一次筆者和幾位中國儒家學者談話，他們一致以為，儒家把標準放得太高，「內聖外王」實際上是達不到的，結果變成「虛偽」——沒有做到，卻裝作做到。今天大部分學者都同意，儒家傳統對人性的陰暗面認識不夠深刻。為何魯迅說「禮教吃人」？他所不滿的是，中國人很容易完全從外在的禮儀去衡量道德，而有些「禮」的規定並不近人情。例如，父母過世要守孝三年，包括不准結婚等。

柏楊在《醜陋的中國人》一書中，提到「直

整本聖經都在為耶穌作見證。無論舊約、新約，都是以祂為中心；他是這本書的真正主角。The entire Bible gives an unmistakable witness for Jesus. He is the protagonist of the Scripture, the focal point of both the Old and the New Testament.

八」的故事，譏諷中國傳統文化背離「認真」的精神。¹ 孔子崇尚周禮，並以倫理的規範與秩序來界定「權威」。於是，天下無不是的父母，無不是的君王。倫理的權威化成為儒家文化的圭臬。

儒家不談靈魂的去處，但有追求「不朽」的概念，強調「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換言之，如果能在道德上樹立好榜樣，指導後來的人明白處世為入之道，一個人的生命便有了延續性，名聲可以永世留芳。儒家的這種泛道德主義，也讓人不去追究終極的問題。

佛教以涅槃為目標

許多中國人都受佛教的影響，這是不爭的事實。佛教的創始人釋迦牟尼本來是尼泊爾一個部落的王子，他在迦毗羅城看到人有生、老、病、死等痛苦，為了尋求解決苦難的途徑，定意離家出走。當年他29歲。經過六年的探索、苦思、默想，並在菩提樹下打坐49天，他終於完成「無上正覺」。

究竟釋迦了悟了甚麼？原來他的理解為，人生所以會有苦難，是由於「緣」或「業」。² 而人怎麼可以脫離苦海呢？他從兩方面來解決，一是從本體的層次，一是從實際的層次。他教導大眾「四聖諦」。「苦諦」說明今世與來世的苦況；「集諦」說明前世業因與後世業報相續的力量；「滅諦」指消除貪瞋痴煩，進入不知不覺而不再有苦的境界；「道諦」則是指達到該境界的種種方法。

「滅諦」的理想就是進入「涅槃」(Nirvana)；nir即「不」，而vana則是「織」的意思，合起來就是「不再編織」，換言之，「不織生死，斷去煩惱」。另外有人把涅槃解釋成「被吹去」、「被消去」的意思。英文的解釋中，有一則為「從存在中得解脫」(liberated from existence)。

原始佛教是唯心的，認為世間一切皆空。至於眾人究竟對人生持何種看法、信念，其實都無所謂，因為至終這些都歸於虛空。因此，佛教也可算是殊途同歸的一種版本。

基督是人終極追求的答案

2010年，物理學家霍金(Stephen Hawkin)與蒙洛迪諾(Leonard Mlodinow)合寫了《大設計》(The Grand Design)一書，認為科學已經可以解釋宇宙如何出現，並不需要有「上帝」這樣的說法。其實，他的論點無法否定神的存在，而他所提出的「多重宇宙論」，也未說服一些著名的物理學家。譬如：牛津大學的彭路斯(Roger Penrose)就反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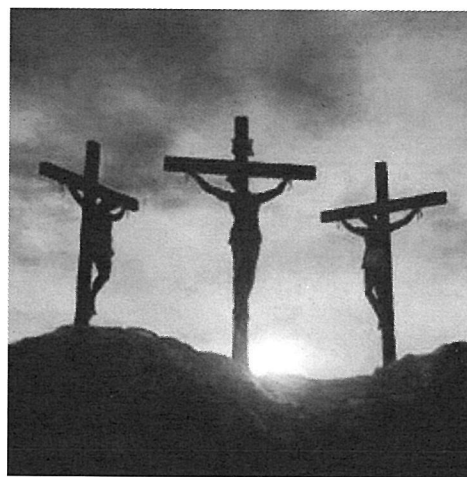
暴脹宇宙論和超弦說的M理論。³ 事實上，從十八世紀以來，無數科學家都是有神論者，而二十世紀末，愈來愈多美國的哲學家為神的存在提出論證。

為何耶穌是人類歷史中最獨特的一位？二十世紀英國著名的歷史學家威爾斯(H. G. Wells)曾寫過一篇文章，題目是「歷史上最偉大的人物」，倒數過來，第三名是亞里斯多德、第二名釋迦牟尼，最偉大的則是耶穌基督。他衡量的準繩是：這位人物留下甚麼可以繼續生長？他有沒有發動人走上新的思想路線？分析的結果，他認定：歷史上沒有一個人的影響超過耶穌。實際上，如今通用的公元紀年也是以耶穌出生之年作基準。⁴

整本聖經都在為耶穌作見證。無論舊約、新約，都是以祂為中心；祂是這本書的真正主角。在耶穌來到世界之前七百年前，舊約以賽亞書就已經清楚記載關乎祂的預言。麥道衛(Josh McDowell)在《鐵證待判》(Evidence That Demands a Verdict)一書中，列出有關耶穌的61則預言。有位科學家董彼得(Peter Stoner)在《科學的見證》(Science Speaks)一書中，以48則預言為例，計算出，這些預言全部應驗的比率是10¹⁸¹分之一——差不多等於零。

所有宗教都有所謂教主，然而耶穌不是教主，乃是「救主」。耶穌死在十字架上，十分淒慘，然而，祂乃是代替世人的罪受刑。當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時，賣祂的猶大、彼拉多的妻子、彼拉多本人、十字架上的強盜、和百夫長，都見證：耶穌是義人，沒有任何罪惡。耶穌死時，加略山上樹立著三個十字架，中間一個釘著耶穌，兩旁各釘了一名強盜。這三個十字架代表的情形都不一樣。耶穌是為了代替人的罪而死(die for sin)，那不肯悔改的強盜是死在罪中(die in sin)，而另一名願意相信耶穌的強盜得到拯救，是向罪死了(die to sin)。

使徒彼得宣告說：「除祂(耶穌)以外，別無



真理是不會「兩者皆可」的。
Truth can never be both/and, which clearly contradicts itself.

拯救，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我們可以靠著得救。」（使徒行傳4:12）基督教以信耶穌為唯一的得救之道，有些人認為，這是「獨裁」。但是，打個比方，空氣豈不也是非常獨裁——不吸我則死！

有一次，護教佈道家拉維·撒迦利亞（Ravi Zechariah）去一所大學演講，有位教授向他挑戰，認為「非此即彼」（either/or）是西方人的思維，但東方的哲學卻是「兩者皆可」（both/and）。而拉維反問他，究竟「非此即彼」與「兩者皆可」哪個才正確？他正要回答，卻突然發現自己的答案會有矛盾，頓時語塞。拉維接著說，他本人是印度人，從小在印度長大；即便印度的哲學強調「兩者皆可」，但卻無法貫徹到底。譬如，雖然印度的馬路上，人、車、動物都可以走，但是在同一時間、同一地點，人和車卻不可能並存！因此，真理是不會「兩者皆可」的。



聖經的箴言14:12說：「有一條路，人以為正，至終成為死亡之路。」而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約翰福音14:6）祂又對門徒說：「你們要進窄門，因為引到滅亡，那門是寬的，路是大的，進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門是窄的，路是小的，找著的人也少。」（馬太福音7:13-14）

結語

當然，殊途同歸有一定的道理。無論是長江（亞洲）、尼羅河（非洲）、密西西比河（美洲）、或是萊茵河（歐洲），最後都在大海洋匯合。在現今交通便捷的時代，「條條大路通羅馬」也是顯然的事實。但是，聖經所啓示的信仰卻與這些大異其趣。

就終極實體而言，不同宗教有截然不同的主張和信念。原始佛教強調，「非存在」或「空」才是宇宙本體。新儒家認為，「道」、「仁」或「心」

都可具終極實體的功能；而中國哲學對於終極實體的概念，始終圍繞於宇宙的次序，或該次序在人類經驗的落實。基督教的聖經卻指出，那位創造宇宙、具位格的上帝才是終極實體。很顯然，這截然不同的三者，絕不可能同時正確。

殊途同歸的思潮破綻百出，在邏輯上實在經不起考驗。☉

作者為本刊主編，恩福文化宣教使團會長

註：1. 柏陽寫的故事大意為：孔子和弟子困守陳蔡，衣食不足，就叫弟子仲由去討吃的。他找到一家包子店，掌櫃的說：“我寫一個字，你若認識，我就免費招待。”仲由滿口應承。掌櫃的寫了一個“真”字。仲由說：“這連三歲娃娃都知道，不就是一個‘真’嗎？”沒料想掌櫃的聽了大怒，將他亂棒打出。仲由狼狽而逃。孔夫子說：“我去看看。”掌櫃的仍寫一個“真”字，孔夫子說：“這是‘直八’呀。”掌櫃的忙說：“果然學問了不得。”酒足飯飽之後，仲由悄悄問：“‘真’字怎就變成‘直八’了？”孔老夫子嘆口氣說：“現在是認不得‘真’的時代，如果你一定要認‘真’，那就只有活活餓死了。” 2. 「緣」「業」原是梵文，「緣」指原因，「業力」指因果關係。 3. 有關M理論，可參《恩福》雜誌39期〈淺談複宇宙〉。 4. 公元前（B.C., Before Christ）意指基督來之前；公元後（A. D., Anno Domini）意指主的年份。

新書

陳宗清著

跨越傳統尋真理

本書用嚴謹豐富的知識來立論，同時也讓讀者想去認識一位可親近的上帝。

對於誠心探討永恆真理的朋友，閱讀本書必能盡釋胸中疑團，跨越傳統障礙，欣然接受耶穌作生命的主宰。

建議奉獻15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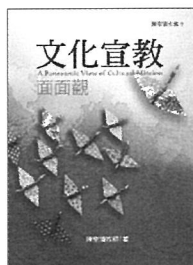


文化宣教面面觀

早期使徒用神所啓示的真理，來改變因希臘文化而流傳的世界觀。

「文化宣教」終極的目標，是要讓基督的真理進入所有的文化領域裡，以聖經的世界觀向固有的或世俗的世界觀挑戰，至終轉化並提升整個文化。

建議奉獻20元。



令人驚悚的新哈里發

劉良淑

今年6月29日，「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簡稱IS)正式宣告國名，後面不再連著地區名稱，¹並宣告其首領巴格達迪(Abu Bakr al-Baghdadi)為「哈里發」(caliph)——伊斯蘭教創始者穆罕默德的「繼承人」。²

1月間，這個組織已牢牢掌控原屬敘利亞北部、人口約100萬的拉卡省(Raqqa)，並以其省會為總部。接下來幾個月，他們攻陷伊拉克北方的幾個主要城市，拿下交通要道。目前，他們已控制了敘利亞和伊拉克約三分之一的地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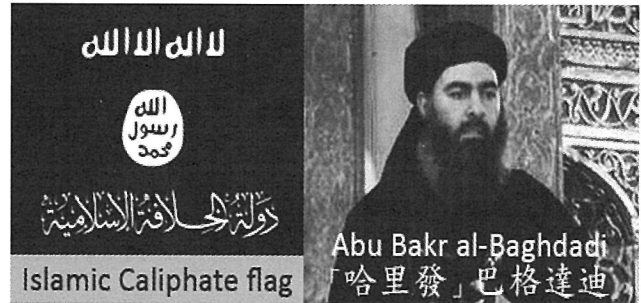
《紐約時報》7月25日如此報導了拉卡城內的情況：「交警在十字路口維持交通，犯罪現象罕見，收稅人員會開收據。……被認為褻瀆神靈的東西遭到了破壞，如拉希德公園(Al Rasheed Park)標誌性的獅子塑像。一些公共場所，比如……阿瑪西廣場(Amasy Square)，已用沉重的金屬圍欄隔開，插上ISIS的黑色旗幟。偷盜的人被砍手示眾。」

該篇文章引述當地一名退休教師的話：「我在拉卡看到的情況顯示，(這組織)有清晰的願景，要建立一個名副其實的伊斯蘭式國家。這可不是在開玩笑。」一位來自約旦的聖戰士被任命為拉卡一間醫院的主管，6月他又被派去尼尼微省的首府摩蘇爾(Mosul)，在這座剛被佔領的城建立醫院管理制度；他的下屬稱，他回來後熱切地說：「在拉卡開始的哈里發伊斯蘭統治，將會傳播到整個地區！」

哈里發復現

第七世紀，穆罕默德在中東成功地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蘭」(Islam)國度。³他過世百年後，帝國版圖擴張，西及西班牙，東及印度，導入盛極一時的「伊斯蘭文化黃金時代」。十三世紀，因蒙古人打入巴格達，加上黑死病蔓延，帝國沒落。然而，十四世紀「鄂圖曼帝國」(Ottoman Empire)又興起，在中東、東歐、北非、地中海周邊縱橫稱霸六個世紀。

所謂「哈里發國度」(Caliphate)，是由繼承先知穆罕默德的「哈里發」所領導的伊斯蘭國度。在阿拉伯帝國歷史沈浮中，權力鬥爭激烈。伊斯蘭教的兩大分支，「什葉派」主張「哈里發」需為穆



罕默德的後人；「遜尼派」則主張應由推選產生。而歷代的「哈里發」有時具實權，有時成為傀儡，有時出現雙包。十六世紀，鄂圖曼帝國的蘇丹於1543年宣佈自己為「哈里發」，世襲傳承。1922年土耳其共和國革命成功，推翻鄂圖曼帝國，建立世俗政權；行之千餘年的哈里發制度，於1924年被廢除。

二十世紀以來，在全球化的影響下，伊斯蘭教有走向世俗主義或社會主義的趨勢。穆斯林中偶有呼聲，倡議設「哈里發」作為全球信徒合一的表徵，然而主流各團體多半並無興趣。但進入二十一世紀，中東局勢的緊繃與教內各派的激烈衝突，改變了這個趨勢。尤其是不滿西方文化滲透、急欲走回伊斯蘭原教旨的信徒，更組成許多極端的暴力組織，他們大多崇尚恢復「哈里發國度」。

據稱，凱達的前首領賓拉登亦有擔任「哈里發」的意願，只是認為時機尚未成熟。然而，今年如旋風竄起、血腥殘暴的「伊斯蘭國」，6月底向全球宣布，他們的首腦巴格達迪為「哈里發易卜拉欣」(Caliph Ibrahim)，該組織的發言人說：「我們向穆斯林陳明，因著哈里發已經就位，所有穆斯林都要向哈里發易卜拉欣效忠，並支持他。」

除之不盡的恐怖分子

擁有巴格達大學伊斯蘭學博士學位的巴格達迪，1971年出生於伊拉克的首都巴格達。他的手段靈活，作法狠毒；對於異教徒、其他派別的伊斯蘭教徒、甚至親信，只要不完全服從，即處以最恐怖的格殺——砍頭、活埋、分屍。他帶領的部隊所經過之處，虐淫、屠殺，有如人間地獄；千年來總是和平相處的不同宗教、少數民族，紛紛聞風而逃，流離失所，難民迅速增至一百五十萬人以上。

若要徹底消除這毒瘤，只能從思想入手；但是恐怖分子只相信暴力，不願意對話，所以溝通無門。
The only way to thoroughly remove this malignant tumor is to change their ideas. The terrorists, believing only in violence, don't want to talk; there is no way to communicate with them.

美國自2001年經歷慘痛的九一一之後，便推動「全球反恐」策略，經過十幾年，為何像「伊國」這類的激進組織，如今反而更恐怖、更強盛？原因不一而足。以下略舉數例。

- 二戰之後，中東豐富的石油蘊藏讓列強眼紅，在該地區較勁，各自培植親己勢力，造成地方派系互軋。

- 聯合國同意以色列建國，但阿拉伯世界並不認可，幾回合的以阿戰爭，助長了「聖戰士」風潮。

- 阿拉伯地區文盲比率偏高，百姓缺乏分辨力，容易被極端組織煽動。

- 海灣戰爭後，美軍的轟炸造成平民死傷，激起民怨。

- 遜尼派的胡森政權被推翻後，美國解散其原有部隊，一些軍人轉而投入極端組織。

- 敘利亞內戰，什葉派的政府軍有蘇俄作後盾，以遜尼派為主的反對派則獲得西方不少軍援；在伊拉克境內難以生存的極端組織趁機鑽入，表面上支援敘利亞反對派，實則練兵，壯大自己。

- 伊拉克自歐巴馬撤軍之後，以什葉派為主的政府軍主力在南方，北方頓時權力真空，給兇狠的「伊國」組織大好機會，從敘利亞境內反撲過來。

「伊國」最初靠捕捉人質，收取贖金籌款。在攻城掠地後，他們奪得不少銀行、幾座油田、無數古董，可以不斷營利，再加上強征的稅收，頓時財力倍增。有人估計，其資產多達二十億美元，成為最富有的恐怖組織。

在兩名美國記者被公開斬首後，歐巴馬信誓旦旦地向國人保證，要除掉「伊國」。但如今想要剷除這日益壯大的恐怖組織，談何容易。承諾幫忙的澳國總理便說，「這不是幾星期，幾個月的事，將會耗時許許多多個月。」更何況中東情勢詭譎，一旦除掉「伊國」，可能反倒讓伊朗與敘利亞政府少了壓力；這又是美國與及盟邦所不樂見的。

面對新的恐怖情勢，各國舉棋不定，只考量自身的利益，沒有真正的決心與對策。而時下有錢又有人的恐怖組織必趁勢擴張，挑旺全球的恐怖活動。

全球威脅在所難免

「伊國」善於利用網絡，向全球年輕穆斯林宣傳公義的理想國，刻劃天堂的獎賞，承諾給予生活、情感各種好處，以好萊塢式的精彩短片美化戰爭，因此磁吸了許多對社會不滿、或嚮往英雄主義

的熱血志願者，從各國前往投效。

美國當局已知有一百位以上年輕人進入中東，加入各種組織。來自歐洲的「志願者」為數更多，超過一千。北非、亞洲也不斷有人投身。近日澳洲、印度都破獲恐怖份子的活動。「伊國」善於訓練前來投效的外籍年輕人，並將他們送返本國，策動恐怖攻擊。

在「伊國」佔領的城市裡，某些機構與實驗室留有放射性元素的材料。恐怖組織最喜歡利用這類材料製造「髒彈」（dirty bomb，放射性炸彈），若在人口密集之處引爆，會造成方圓不少地區輻射污染，並引起民衆極大的焦慮。

「伊國」近日公佈，五年內要恢復昔日伊斯蘭國度領土，包括北非和中非、西亞和中亞、歐洲的伊比利半島、巴爾幹半島、克里米亞，以及亞洲的巴基斯坦、印度、連同中國的新疆、西藏等。他們近日出爐的一分鐘宣傳短片，末尾閃動的字為：「戰火燃起」、「才剛開打」、「即將上演」

（Flames of War! The fighting has just begun. Coming Soon!）

奉行恐怖主義的伊斯蘭教徒認為，全世界一分為二，一邊是順從真主的穆斯林，另一邊則是不順從者。對於不在真主治下之人，可以任意處置。一位穆斯林學者指出，恐怖主義曲解了伊斯蘭的經典；若要徹底消除這毒瘤，只能從思想入手；但是恐怖分子只相信暴力，不願意對話，所以溝通無門。這種矛盾讓人無奈。

一位經歷二戰的德國人近日發文指出，起初許多德國人認為，希特勒及其黨羽只不過是一小群無知的極端份子，並未多予關注，也沒有花工夫去消滅其勢力。但事實證明，這一小撮人後來卻釀成人類大悲劇，斷送了幾千萬人的性命。他憂心忡忡地說，不能只一味強調大多數穆斯林愛好和平；造成大災難的，往往只是少數的激進份子。

有位美軍專家預估，「伊國」最多只能維持一年，就會被消滅。然而，小布希時代不少美國人以為，伊拉克戰爭後能引進民主，增進地區和平，但結果事與願違。中東情勢會如何發展，實難逆料。



管窺尼山論壇

編者按：

尼山世界文明論壇，簡稱“尼山論壇”，是以孔子誕生地尼山命名的學術交流活動。其源起為聯合國所倡導的世界文明對話。

1998年，聯合國通過2001年為“文明對話年”。11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表《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主張將文化多樣性作為一種有生命力、因而能不斷發展的財富加以保護。

2005年，西班牙和土耳其兩國發起成立“不同文明聯盟”。2008年1月，首屆國際論壇在西班牙馬德里舉行。2010年7月，伊斯蘭聯盟又在馬德里主辦世界對話大會，主題是“不同宗教和文化開展對話，實現世界和平與穩定”；會後發表《馬德里聲明》，建議聯合國召開推動世界所有宗教、文明和文化對話的特別會議，以推動互信，化解隔閡。

中國曾配合聯合國決議，於2003年主辦亞歐會議進程的第一屆文化與文明會議。2007年，亞歐不同信仰間的對話會議在南京舉行。

2008年4月，由第九、十屆人大常委副委員長



許嘉璐倡議，經中華文化標志城專家諮詢委員會提出，創辦尼山世界文明論壇。第一屆於2010年9月在尼山成功舉辦；以後兩年辦一次，第三屆於2014年5月在濟南舉行。尼山論壇的理念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世界大同”。

本刊特邀兩位參與論壇的基督徒學者，向讀者介紹此一文化交流活動。

(接上頁)

背後的真相——靈界爭戰

聖經一貫啓示，世事背後有靈界的參與。一方面，神透過揀選亞伯拉罕的後裔，賜下救主，向全人類施行救恩；另一方面，撒但則不斷與神的選民為敵，想方設法斷絕其生存空間，讓救恩無法臨到世上。

先知但以理少年時即遭擄掠，在異國成為次等公民。他特別留意世間國度的興衰，更關注神如何復興祂的選民。上帝屢次向他啓示，世界權勢有魔君掌控，而神的選民亦有天使保護；地上國權的消長，背後為靈界的爭戰。⁴ 而神所指定給亞伯拉罕後裔為業之地，就成了這場靈界爭戰大戲的前台。

神所定的終極目標，是讓耶穌基督再臨人間，執掌王權。按照聖經各處的預言，這件事發生之前，神的選民將從全世界各個角落歸回，而且會遭遇大難。⁵ 如今復國的以色列，可能即是這類預言的應驗，為迎接彌賽亞作預備。今日在中東，所有的激進組織——哈馬斯、蓋達、伊斯蘭國等，都有一相同的目標：不毀掉以色列絕不罷休。明白神話語的人不難看出，其背後必有黑暗的靈界在掌控。

耶穌曾說：「盜賊來，無非要偷竊，殺害，毀壞；我來了，是要叫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⁶ 新興的哈里發被其擁護者視為人類救星，但其凶殘的作為適證其反。耶穌則是藉捨己身讓我們得永生，祂是何等寶貴的救主。

基督徒當如何面對災變難料的詭譎世局？上帝啓示但以理，有些人會受苦：「智慧人中有些仆倒的，為要熬煉其餘的人……」一段時期會「有大艱難」，然而神已經定了結局：「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遠被憎惡的。」因此，「認識神的子民必剛強行事！」⁷

作者為本刊執行編輯

註：1. 原先有「在伊拉克和沙姆（或黎凡特）」（簡稱ISIS或ISIL），沙姆與黎凡特皆泛指敘利亞、約旦、黎巴嫩、巴勒斯坦，沙姆是古名。2. 阿拉伯文「哈里發」，字義：「幫助」或「信息」，指先知穆罕默德的繼承者。3. 伊斯蘭，字根意為「平安」，字義為「順服」（神的旨意）。穆斯林（muslim）意為順服神的人。4. 如，但以理書10章。5. 與末日相關的預言為一大課題，本文無法詳述。6. 約翰福音10:10。7. 參但以理書11:32, 35; 12:1, 2。

(之一) 尼山論壇中的學術互動

謝文郁

起始與發展

尼山論壇始於2010年，目的是建造一個世界文明對話平台。第一屆主題是儒家與基督教對話。按照最初的設想，接下來的主題是：儒家與伊斯蘭教；儒家與印度教等等（但並未貫徹）。

論壇的發起者是一些新儒家學者。由於許嘉璐前副委員長答應出面組織，於是規格直線提升，成為山東省的省級項目。

我參加了第一屆論壇，提交一篇論文：“從基督教罪人概念出發來分析儒家君子”。那一屆受邀的基督教人士主要是西方基督徒，我是以北美華神教授的身份接受邀請。在論壇中，學者們感到被冷落，大會組織者的政治意識太強，只把學術討論當作裝飾品。

論壇期間，時任中國副主席的習近平特意讓秘書打電話給許嘉璐，稱舉辦這種會議很好，應該堅持做下去。山東省的領導極受鼓勵，打算每兩年舉行一次論壇，力爭做出品牌。同時，通過和各種相關組織合作，召開小型會議（如紐約尼山論壇；巴黎尼山論壇等），擴大影響。

2012年第二屆尼山論壇的主題是：“和而不同與和諧世界”。這次會議政治色彩更加顯明。基督教受邀人員仍然是著名的西方人士。我雖幫助組委會邀請一些學者，但自己有意淡出。不料，組委會希望我出面編寫一本《世界文明對話十年報告》，收集從聯合國作出提倡世界文明對話的決議後，2002到2012十年期間，世界文明對話全球活動情況，並從中國文明的角度出發，進行反思。於是，我找到10名學者（包括海內外華人學者），就不同的主題寫文章。該屆論壇邀請了這群作者與會，就十年報告的初稿舉行討論。

會後，我從中挑選了6位學者，濃縮世界文明

對話的六個重大問題，邀請他們進行深入研究，並撰寫論文。我所寫的論文，是從責任意識概念出發，對十年文明對話的實質及其發展方向進行分析。我提出兩種世界文明對話模式，即：“普世價值—文明轉型”和“核心價值—文明自覺”，並對後者的恰當性進行論證。這個報告以《世界文明對話研究報告》為書名，使用中英文，201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我們設想，以後每兩年編著一輯研究報告，作為長期計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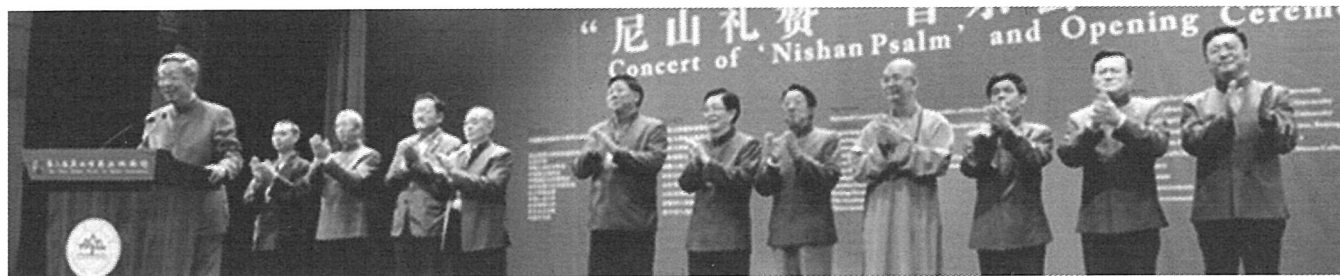
第三屆論壇的學術討論

2014年5月21-23日舉行第三次論壇，主題是：“不同信仰下的人類共同倫理”。這個主題內含“共同倫理”和“普世價值”之爭。論壇努力邀請了一些印度學者。韓國新儒家人士積極參與，希望與尼山論壇合作，在韓國推動儒學。

在組織這次論壇時，我向組委會不斷強調，需要有實質性的學術研究和思想碰撞。因此，這次論壇把政治和學術做了一些分割，學術方面交由山東大學儒學院的教授們主持。我作為“山東大學跨文明對話研究中心”（論壇組委會的智囊機構）的副主任（虛職），參與了學術組織工作。

這次會議設計了六場圓桌對話會議：第一，“人類共同倫理與儒家倫理和基督教倫理”；第二，“人類共同倫理與儒家倫理和猶太教倫理”；第三，“人類共同倫理與儒家文化和制度文化”；第四，“人類共同倫理的概念界定和本質特徵”；第五，“儒家倫理與當今人類共同倫理之建構”；第六，“儒家倫理與全球化背景下之國際關係問題”。我自己主持第四圓桌。

對於學者來說，這幾台圓桌對話還是不錯的平台，得到不少好評。我在會議上發表的論文是：“亞理士多德和儒家的德性倫理比較”。我指出，亞



此次除了個別印度、韓國、新加坡等學者點綴之外，幾乎全是本土的儒家學者和來自歐美基督教背景的學者。The participating scholars, except sporadic ones from India, Korea and Singapore, were mainly local Confucianists and Christians from Europe and America.



理士多德的德性倫理在實踐上是不充分的；儒家德性倫理則有幾千年的實踐。這是一個不對等的比較。對等的兩個道德體系和實踐，應該是儒家和基督教。我預備於下次論壇中，提交分析儒家和基督教道德倫理體系的論文。

在論壇開始前一個月，組委會希望就尼山論壇的主旨發表公開聲明，既能充分反映論壇立場，並具鮮明特色，又能讓與會者接受，並簽名支持。組委會要我起草，於是我擬了《在文明對話中培養人類福祉之責任意識共同協定》。這文件的基本精神是：在落實文明對話實踐時，人們必須擁有一定的責任意識。人是在責任意識中做事的。在不同的責任意識中，對於同樣一個權利，人們在實踐中會有完全不同的展示。因此，責任意識必須放在首位。該文件以中英文向與會中的重要人物徵求意見，並在會議期間召集20位國內外知名人士進行一個下午的討論，獲得通過，成為論壇官方文件，在閉幕式上徵集全體與會者簽名。

插曲：權利與責任的思考

有一個插曲值得一提。在5月21日下午討論共同協定時，話題集中在權利與責任的關係上。有人提出，權利應該置於基礎性的位置，有權利才有責任；因此，在行文上要突出權利意識。不過，共同協定是一種實踐性的宣言，要推動人進入行動。一方面，沒有責任感就沒有落實行動的動力；另一方面，人是在一定的責任意識中做事的，因而他如何理解權利，就如何行動。因此，責任意識具有原始性。而且，責任意識是一個不斷培養的過程中；推動文明對話需要不斷提高責任意識。

我想，對於任何一個社會來說，權利和責任雖然在意識上是對立的，但是，在人的生存中，它們是共存的。以權利為基礎來處理權利—責任的關係，和以責任為基礎來處理責任—權利的關係，乃是兩種不同的政治。美國在政治上是以權利為基礎立國。但是，美國人的責任意識是在教會中培養的。過去幾百年來，神祝福美國；不過，神是通過在教會中所培養的責任意識來祝福美國的。失去教會的責任意識培養，政治領袖便無法領受神的旨意和祝福。美國人需要回歸教會與信仰；不然的話，美國必然走向衰落。

中國的政治強調責任意識；但是，在現代化進程中，原始的責任意識培養機制（如宗族性的社群生活方式）已經遭受破壞。當代中國社會面臨的困惑是：我們如何培養國人的責任意識？中國基督徒需要警醒：我們的教會生活能夠培養出未來中國社會領導者的責任意識嗎？☩

作者任教於山東大學和北美華神

（之二）也談“不同信仰下的人類共同倫理”

李靈

今年五月，我應邀參加了第三屆尼山世界文明論壇。選在孔子故鄉附近來開展世界不同文明之間的對話與交流，目的是履行中國對聯合國首倡世界文明對話的莊嚴承諾，發揮以儒家文化為代表的中華文化在世界文明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與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群體，在日益加深且日趨頻繁的交往中，能和睦相處，共同發展。

第三屆論壇的主題是“不同信仰下的人類共同倫理”，這個主題體現了論壇的價值觀，也表達了

論壇希望達到的目的。論壇採取主題會場和專題會場交替進行的方式，使來自世界的百餘位專家學者通過發表論文，各抒己見。

中西對話的實質

論壇雖然是面對“世界文明”，但是此次除了個別印度、韓國、新加坡等學者點綴之外，幾乎全是本土的儒家學者和來自歐美基督教背景的學者，實際上是又一場“中西（耶儒）對話”。

如今的世界，可說是正在醞釀新文明的階段，其中必定包含新的價值。
The world today is in the stage of fostering a new culture that contains new values.



尼山會議前的祭孔儀式

這樣的情形並非僅僅發生在尼山論壇，在中國，幾乎所有以“世界文明”、“全球文化”等名義舉辦的論壇、研討會，結果往往都是如此。原因很多，究其主要，也許與中國精英們對中國文化的自我認同（或定位）有關。中國的知識分子一向認為，中國歷史悠久、文化博大精深、優於世界任何文化。但是，近代西方入侵，以及基督教來華，徹底顛覆了這種自傲。於是，談到文化，現今的中國知識分子總有自卑和自豪並存的矛盾心理。這樣的心理一直深深影響中國精英階層的對外交流。

每當提及中國與世界接軌、與世界交流、與世界和諧，對中國精英而言，所謂的“世界”實際上就是指歐美國家為主體的西方世界。因為只有歐美才配得中國去學習，也只有基督教文明才值得去對話、去理解。

面對全球化的心態

當中國的精英們不得不面對西方基督教的強勢文化時，常會流露出一種極不情願、或怨恨、無奈的情緒。聽到有人提及“普世價值”這樣的詞語，他們特別擔心，唯恐泱泱天朝會被淹沒在這樣的“價值”中。於是乎，他們想方設法，杜撰出用詞不同、意思卻無異的“語句”，來抗衡一番，似乎這樣才有面子，才體現出自己的“主權存在”。

殊不知，西方正在失去過去的“普世性”。基本上，西方各國已經拋棄了曾經支撐他們“普世意識”的信仰，且正以超出我們想像的速度下滑、墮落。而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卻正在高速發展、崛起，勢不可擋。金融和商品市場的一體化、日常交往的日趨頻繁、高科技通訊的普遍化、資訊的平等共享等，無一例外地導向“全球化”。

“全球化”是人類社會在二十一世界的大趨

勢，令人興奮，也令人焦慮。說“興奮”，是因為這趨勢帶來了共同發展的“希望”；說“焦慮”，則是因為擔憂受到這趨勢的衝擊，個別民族、信仰、文化的特殊生命價值、生活方式、審美情趣等，是否會被“全球化”的浪潮所吞沒？

建立新的價值體系

歷史像條長河，不斷地滌蕩著不同的文明；而波浪沉浮之間，就是歷史的“斷代”。“斷代”的間隔，往往以戰亂的形式出現，同時也醞釀著新文明。在間隔之後所出現的延續，就是新文明的統治期。

“新文明”一定包含著新的價值，也一定借助特定的國家或民族來彰顯。所以，反過來看，一個國家的崛起，常可以代表一個新文明的出現。如今的世界，可說是正在醞釀新文明的階段，其中必定包含新的價值。而這些“價值”究竟包含哪些內容？是以什麼為其根基？都值得思索。



改革開放的中國恰好遇上了建立新價值觀的歷史機遇。但可惜，當下中國的精英們似乎對這個視野缺乏高瞻遠矚。一方面，我們並沒有致力於對傳統文化進行梳理，對於何為“糟粕”、何謂“精華”，仍是一筆糊塗賬。而不少精英人士，只要談到傳統，就顯得十分亢奮。殊不知，若不加以梳理，可能只會攪和得“沉渣泛起”！

另一方面，許多擁有各類頭銜的精英們，在面對西方文化（基督教）時，並沒有以理性用心研究，做出取捨。這些受到一定的知識體系訓練，特別是受意識形態思維方式影響的“文化人”，雖然擁有一定的知識，而自身並卻沒有“價值”支撐，只是將自己的知識權當“工具”，或為“取利”、或為“謀權”，言無定論。其中有些人士不願認真面對基督教（西方文化），可是還喋喋不休，滿口怨言，簡直就像一群“怨婦”！

我認為，在這樣的學者群中，討論“不同信仰下的人類共同倫理”，無非就是在耶儒（中西）之間尋求彼此相交的契合點。所以，我此次在論壇上發表的文章題目為：以“愛”貫通中西。（編註：該篇文章的概要，本刊將於下一期刊載。）

作者為基督教與中國研究中心總幹事

不一樣的挪亞，一樣的神

英文原著：陳益 (Samuel Chen)
翻譯：劉良淑



戴倫·艾洛諾夫斯基 (Darren Aronofsky) 所導演的電影「挪亞」，因為多方面重寫了聖經洪水的故事，受到許多批評。影片不僅增加了一些聖經原本沒有的情節，也刪減了聖經的記載，更嚴重的是，把挪亞這個人物改了樣，顯得暗晦，甚至貶抑了神。

不少去觀賞這部影片的虔誠信徒和關心神學的人，對它篡改聖經故事和其中角色的程度大感惱火；而還沒有去看的人，也因此不太想看，甚至拒絕去看。

忠於聖經的部分

分析影片對聖經故事的改寫，可以看出，其中包含了幾種因素：解釋、延伸、與現代問題連線、探索聖經與神學問題、和戲劇化的表達。

這部電影忠於聖經的部分，是從道德的角度來解釋洪水。它突顯了該隱後裔的兇殘，尤其是對動物的殺害和吞噬。

挪亞的家庭則成為鮮明的對比，他們吃素。這顯然是根據聖經的記載：洪水之後，神才允許人吃動物。影片強調這一點，表明導演有意要讓觀眾思考相關事件，如：現代社會的食物製造方式，和大量消耗的問題。

有幾處，影片用創意的方式解釋聖經，使洪水故事顯得更加連貫、可信、或戲劇化。例如，把洪水和創造相連。電影裡的挪亞，在荒土上撒下魔種（應該是從伊甸園帶出來的），立刻，有如伊甸般的生態系統出現了，而挪亞便從其中找材料，來建

造方舟。

影片也描繪，有六個石巨人——守望者；也許其根據為創世記6章所記載的“偉人” (Niphilim)。這些巨人幫助挪亞和他的家人建造方舟，並且保護他們不受敵對者的傷害。或許製片者以為，倘若沒有這些超人的協助，很難想像挪亞一家人怎麼能完成這項任務，又怎能免去周圍仇視之人的干擾。另外，方舟中的動物，在草藥的效力下都進入蟄伏狀態，保證牠們安靜不動，不會互相吞吃。

對挪亞的刻劃

影片和聖經最大的分歧，則在於對挪亞的刻劃，尤其是他和神及家人的關係。差異的開始，是影片中的挪亞順服神，只預備帶三個兒子（閃、含、雅弗）、妻子、和領養的女兒（伊拉）進入方舟（但聖經卻記載，神吩咐挪亞帶他的兒子、妻子和兒媳婦一起進去，挪亞也如此行了）。

這個順服的行動，導致挪亞和家人發生衝突。閃和伊拉相愛，但伊拉卻不能生育。在挪亞看來，雖然全家人可以逃過洪水，但倘若不能有後代，這個家（以及全人類）便不能繁衍。含很擔心自己會沒有配偶和孩子，來找挪亞商量。挪亞的回應為，他相信神會供應。但是面對現實，他默許含的決定，讓他到外面去找一個妻子。

含的尋找起初似乎很順利，然而他想帶進方舟的女子，卻掉入捕動物的陷阱；因為追上來的人想要殺挪亞和含。他們不得已，只好放棄那女子，自

在影片の後半部，（挪亞）的表現開始像亞伯拉罕。然而，影片裡的神，與聖經中的神則是同樣的一位。
In the latter half of the movie (Noah) began to behave like Abraham. The God in the movie, however, remains the same.

顧逃命。含因此對挪亞懷恨在心，以致容許土巴·該隱藏在方舟中，甚至和他密謀，要殺父親，以報復他拋下自己未來的妻子。顯然，這段情節是杜撰的，改寫了洪水的故事，而其目的，則是要解釋創世記的記載——後來挪亞與含和他兒子迦南的關係惡化。

影片中，伊拉不能生育的難處，因著挪亞的祖父瑪土撒拉的祝福得以消解。她從閃懷了身孕。而影片在此卻又引出挪亞和家人的另一次衝突。對挪亞而言，違背神的旨意所生的孩子，可能會終結全人類。為了順服神的命令，他想殺死兩個孫女，就是伊拉所生的。全家人都反對，並苦苦求情，他卻不為所動。然而，當他舉起刀，即將向孫女刺下的最後一刻，他卻突然改變了；因為他的內心頓時充滿了對她們的愛。

移植的情節

有些評論家認為，影片中的挪亞誤解了神的旨意，變成冷血怪物、宗教狂。但是熟悉創世記的人卻可以看出，這段情節是試圖表達聖經信仰的一個關鍵主題：順服，而編劇的手法是：把神對亞伯拉罕的信心考驗移植到挪亞的故事中。（不過，這樣移花接木的結果，卻使影片的連貫性呈現問題。）

而伊拉與亞伯拉罕的妻子撒拉也有雷同之處，都是起初不能生育，後來神使其懷孕。那兩個孫女都是神所賜給挪亞的（正如以撒是神賜給亞伯拉罕的），或許是為了將來給含與亞弗作妻子，讓挪亞的家和全人類得以存留後代。神曾經試驗亞伯拉罕，而影片似乎暗示，神對挪亞順服的考驗，到挪亞幾乎要殺孫女時才結束。這部影片想要探索的是：一個人為了順服神的旨意，願意犧牲到什麼程度——就像聖經中亞伯拉罕獻以撒一樣。

與聖經所載亞伯拉罕的故事不同之處為，影片中的挪亞並沒有聽到神的聲音指引他，或命令他；這反倒使得考驗顯得更真實、更嚴峻。雖然挪亞最後沒有殺孫女，但他和家人的關係卻嚴重受損。但

是，聖經中亞伯拉罕的故事卻沒有這種結果。

影片中，挪亞由於和家人的關係惡化而開始酗酒（這是新編的理由；創世記只記載，洪水之後挪亞喝醉了）。這些只是要證明，挪亞願意付代價；而挪亞為了絕對順服神，的確付上了極大的代價。

改編的故事與核心真理

挪亞影片所改寫的聖經洪水故事，手法可能很新，甚至讓許多現代觀眾產生困擾。但是，對於熟悉後聖經傳統（post-biblical traditions）與解釋的人而言，這類改寫聖經故事的手腕其實頗為常見，尤其是在第二聖殿時期（主前516年到主後70年）。請參考庫爾格（James Kugel）所著《聖經的傳統》（*Traditions of the Bible*, 1998）一書。例如，在〈亞伯拉罕之約（校訂A）〉中，聖經中的亞伯拉罕被重新改造，融入摩西、以利亞和以利沙的成分，以說明神的公義和憐憫等神學問題。

挪亞影片所採取的改編聖經方式，現代觀眾或許感到陌生，但是它所要陳明的核心問題，基本上是符合聖經的（亦可參考耶穌對作門徒之代價的教導）。

如果說，這部影片裡的挪亞和聖經所呈現的挪亞不同，那是因為在影片の後半部，他的表現開始像亞伯拉罕。然而，影片裡的神，與聖經中的神則是同樣的一位。

這位神憎恨罪與惡行，要用激烈的手段清除世間的敗壞，以保存祂所創造的宇宙和所選召的人；祂也刻意測試跟隨的人，看他們願意順服到什麼地步；而至終，祂不是要傷害他們，乃是要賜給他們盼望和未來。✠

作者為牛津大學博士，現任該校沃弗森學院（Wolfson College）古代近東研究員。

原文題目為 A Different Noah, But the Same God, 刊於牛津大學出版社博客，<https://blog.oup.com/2014/05/different-noah-same-god-aronofsky-noah-movie> 中文翻譯獲得該博客同意。



此曲只應天上有

——杜甫與景教音樂

李民舉

在中國古代，基督教被稱作景教。景教在中國有悠久的歷史，曾經給中國文化帶來深遠的影響。唐朝大詩人杜甫寫過一首絕句《贈花卿》：

錦城絲管日紛紛，
半入江風半入雲。
此曲只應天上有，
人間能得幾回聞。¹

“花卿”指的是蜀中著名將領花敬定。這首詩的意思是，他從花敬定那裡聽到的音樂太美了，就好像是天上的音樂一樣。



杜甫

杜甫在花敬定那裡聽到的，是景教音樂。也就是說，杜甫這首家喻戶曉的小詩，記錄的是當年他聽基督教音樂的感受。杜甫稱讚這樣的音樂是從天而來的，實在是太恰當了。

本文將剖析這個看法的理由。

花氏與景教的淵源

首先，花氏族原是景教姓氏，發源於靈武。

河南洛陽地區是古代中華文明的中心。漢唐時代曾在洛陽設河南縣，後來就用河南來稱呼中原地區。可以這樣說，先有河南縣，後有河南省。

三國以後，中華帝國解體，周邊草原民族紛紛以洛陽為他們內遷的最終目標。南北朝時代，北方草原地區興起的鮮卑民族日漸繁盛，在黃河流域建立了很多鮮卑政權，最後歸結為魏國，稱為“後魏”。因為建立後魏的鮮卑族姓氏為元，因此也稱為“元魏”，今天通稱為“北魏”。

北魏後期分裂為東魏和西魏，這兩個王朝後來又被北齊、北周取代。這些朝代統治者的主體都是

鮮卑人，他們是草原民族與漢民族聯繫的紐帶，也是溝通東西方文明的橋梁。景教最初就是通過他們傳入黃河流域。洛陽作為都城，是佛教傳入中原的立足點，也是景教傳播的基地。早在北朝晚期，景教就已經到達這裡了。²

洛陽地區曾經出土過很多遺物，反映出東西方文化交流，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景教遺物。最近幾年，景教考古更有很大的進展。

大約2004年前後，洛陽郊區出土了《大秦宣元至本經經幢》，³ 其重要價值足以和過去發現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相媲美。⁴ 《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的發現，為景教在大唐時代的傳播歷史提供了可靠的依據，而《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經經幢》則為復原景教神學提供了線索，並對解讀敦煌出土的景教文書有所助益。

此外，近年一些專家在整理洛陽出土的唐朝墓誌時，發現了唐朝景教信徒花獻和他夫人安氏的墓誌。⁵ 這些重要的考古



大秦景教碑 碑文
(十字架祥雲蓮花圖案)



大秦宣元至本經經幢
(十字架祥雲蓮花圖案)

這些重要的考古發現，讓我們有充分理由相信，景教信仰……為北宋關洛地區新儒學的出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素材。The archeological discoveries demonstrated that Nestorian Christianity . . . brought new elements into Neo-Confucianism originated in Loyang area during the North Song Dynasty.

發現，讓我們有充分理由相信，景教信仰給正在形成的中古文明注入了新鮮的血液，推動了中唐以後中華文明的復興，並且為北宋關洛地區新儒學的出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素材。

“花”姓的考證

1. “花”字的起源

“花”字出現較晚。

《唐韻古音》：“按花字，自南北朝以上不見於書，晉以下書中閑用花字，或是後人改易。唯《後漢書·李諧·述身賦》曰：‘樹先春而動色，草迎歲而發花。’又云：‘肆雕章之腴旨，咀文藝之英華。’花字與華通用。而五經、諸子、楚辭、先秦、兩漢之書，皆古文相傳，凡華字未有改為花者。考太武帝始光二年三月初造新字千餘，頒之遠近，以為楷式，如花字之比，得非造於魏晉以下之新字乎！”

清·段玉載《說文解字·華注》：花字“起於北朝，前此書中花字，出於後人所改。”

這些說法讓我們相信，花姓的起源，決不會比北朝更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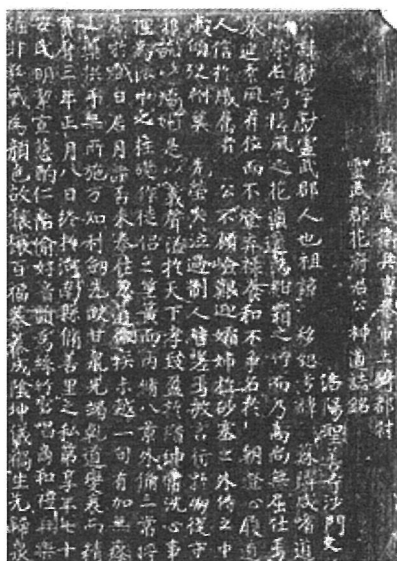
2. 《花獻墓誌》

花姓是一種外來姓氏，主要流行於唐朝以後。大家耳熟能詳的，有《水滸傳》中的“小李廣花榮”，《紅樓夢》中的“花襲人”等等。但是因為花姓是外來胡族，人數不多，在中國歷史上比較有影響力的花姓人士就比較罕見。

《花獻墓誌》的結尾頌辭中有這麼一句話：“靈武之氏，代不乏賢。謚物化恰，與時為天。”

這句話清楚說明：“靈武之氏”是花氏的郡望，可見唐代花姓起源於靈武。

宋代著名學者鄭樵《通志·氏族略》說：“唐有花敬定：成都猛將有花卿。”宋有尚書郎花尹。並云：“花氏出《姓苑》，出自何氏。”南北朝



唐代景教徒花獻墓志-洛陽

時代的何氏，起源於中亞何國，是昭武九姓之一。他們遷居中國後，帶來了許多先進的工藝技術，最著名的就是建築師、玻璃陶瓷專家何稠。⁶ 按照鄭樵的說法，花姓是從何姓的一枝，這種說法是可信的。

何姓是昭武九姓之一，是早已歸信耶穌的粟特人之後。隋唐之際，在信仰伊斯蘭教的大食政權壓迫下，被迫向東遷徙，湧入大唐帝國。

進入靈武地區的花姓後代，改為花姓。靈武是景教信徒的聚居地，他們在平定安史之亂的過程中，投奔到郭子儀麾下，構成了朔方軍的主體力量。

考察門閥勢族的淵源，漢晉靈武地區，並沒有花氏存在。花氏敢於將“靈武”當作自己的郡望，不怕被人嘲笑門第低微，是頗有膽識的。這種架勢就好像幾十年前，有的旅美華僑不滿於被看成日本人，特別在自己的胸前掛上一個小牌子，上面寫著“我是中國人”一樣，是很自豪的。

3. 靈武與武陵

花氏郡望，特立獨行，同當時一些入華胡族牽強附會，自稱是李耳後人，攀附皇族姓氏的做法，真是大相徑庭。

今天的花氏源流中，有一支自稱為“武陵花氏”，我猜想，可能源於“靈武花氏”。因為靈武一直是中原和草原地帶的交彙點，不是中原內地，隨著漢化的加深，花氏將靈武改為武陵是可能的。同時，武陵的出名，和“桃花源”傳說有密切的關係，我在《景教探索與紅樓夢》一書中，曾詳細說明桃花源傳說和基督教的淵源關係，故此，花氏郡望從靈武演變為武陵，實有脈絡可尋。⁷

綜上所述，花敬定和花獻同出於有濃厚景教背景的靈武花氏，是可以接受的說法。

勇將花敬定

其次，景教信徒在平定安史之亂的過程中，大量湧入軍中。

其中的佼佼者成為高級將領，例如捐資興建《大唐景教流行中國碑》的伊斯，早年追隨唐肅宗，深得信賴，官拜“朔方郡同節度副使”。他幫助朔方郡節度使郭子儀平定安史之亂，建功立業。

碑文中說：“大施主金紫光祿大夫、同朔方節度副使、試殿中監、賜紫袈裟、僧伊斯。和而好惠，聞道勤行。遠自王舍之城，聿來中夏。術高三代，藝博十全。始效節於丹庭，乃策名於王帳。中書令汾陽郡王郭公子儀，初總戎於朔方也，肅宗俾

杜甫《贈花卿》一詩，所言音樂便是基督教音樂。花敬定是一位景教徒，其音樂是讚美上帝的。
The music mentioned in "A Poem for Minister Hua" by poet Du Fu was Christian music. The melodies presented by Jing-Ding Hua, a Nestorian, were songs of praise.

之從邁。雖見親於臥內，不自異於行間。為公爪牙，作軍耳目。”

伊斯的經歷和花敬定幾乎完全一致，都是在安史之亂的過程中嶄露頭角的。花敬定最初在西京長安，後來才進入軍中。他建功立業的地點是在成都地區，協助主帥，平定叛亂。世人敬畏他，北宋還給他立了廟宇，受到後人的敬仰。

花敬定是成都尹崔光遠的部將。上元二年（761年），梓州刺使段子璋叛亂，襲擊東川節度使李奐，占據綿州，自稱梁王。花敬定奉命攻克綿州，斬殺段子璋。但是段子璋殘部逃至丹稜，花敬定在清剿的過程中，被叛軍餘部殺害。⁸

杜甫當時正在成都旅居，和花敬定多有交往。當花敬定斬殺段子璋的捷報傳來，杜甫做《戲作花卿歌》：“成都猛將有花卿，學語小兒知姓名。用如快鷁風火生，見賊唯多身始輕。綿州副使著柘黃，我卿掃除即日平。子章髑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李侯重有此節度，人道我卿絕世無。……”

花敬定殉國後，受到後人景仰。北宋年間被追封為忠烈王。宋·吳泳《鶴林集》卷11引《成都府永懷廟神封忠烈廣福仁佑文惠王制》云：“（花敬定）英風蓋世，勇略過人。當子璋僭叛時，卿特成都一牙將耳，乃能手鋤元凶，以五六州契還唐之職方，使高祖當此時，必不興猛士之嘆，孝文當此時，必不起良將之思。其明威義烈，亙萬古而如在，所謂鎮蕃部，擒潰賊，特其細也。爰即舊封，再加美號。”

杜甫聽景教音樂

第三，景教信徒崇尚音樂。

花獻的夫人精通音樂。《花獻墓誌銘》云：“夫人安定郡安氏，明潔宣慈，酌仁怡愉。好音韻，為絲竹。宮唱商和，禮翔樂優。”可見當時在景教信徒家中，音樂是日常生活的重要內容。

這和《聖經》中重視音樂的教導是一致的，《聖經》鼓勵人們要用絲弦的樂器讚美神（參，詩


篇150:4）。

普通的信徒尚且如此，作為高級將領的花敬定，完全有條件主辦一場景教音樂盛會，邀請杜甫參與。杜甫聽了以後，就寫下了這首詩，贈送花敬定，表達謝意。

杜甫是一位大詩人，幼年成長在富裕安靜的環境中，用功讀書，為日後的創作打下了雄厚的基礎。早年他有雄偉的抱負，立志致君堯舜。可惜他的理想被安史之亂攪黃了。國家不幸詩家幸，飽經喪亂的後半生，使他的人生閱歷得以拓展，詩歌有了更加豐富的內容。

他旅居四川期間，交友範圍也大大改變，有收藏瓷器的韋處士、歌伎黃四娘、將校花敬定等。這些都不是風雅相尚的文人，也不是當朝顯貴，但是杜甫與他們都結下了深情厚誼，寫詩贈送他們。《贈花卿》就是和景教信徒交往的記錄。

結論

綜上所論，杜甫《贈花卿》一詩，所言音樂便是基督教音樂。花敬定是一位景教徒，其音樂是讚美上帝的，杜甫聽了以後，深受感動，就寫下了這首著名的詩。

作者現在俄州牧會，曾任北京大學考古系講師

註：1. 關於這首詩的主旨，清·仇兆鰲《杜詩詳注》云：“竊謂：此詩非歌妓所能當，其為花敬定無疑。其人恃功驕恣，故語含諷刺。能得幾回聞，言其必不能久也。”又引焦竑語曰：“花卿恃功驕恣，杜公識之，而含蓄不露，有風人言之無罪，聞者足戒之旨。公之絕句百余首，此為之冠。”楊倫（1747—1830）

《杜詩鏡銓》認為：“似諛似諷，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也。此等絕句，何減龍標、供奉。”這種說法淵源可以追溯到北宋時代。楊慎《升庵詩話》即說：“花卿在蜀頗僭用天子禮樂，子美作此識之，而意在言外，最得詩人之旨。”沈德潛《說詩晬語》也說：“詩貴牽意，有言在此而意在彼者，杜少陵刺花敬定之僭竊，則想新曲於天上。”這類說法論據相當薄弱，不足為信。見左漢林：《杜甫〈贈花卿〉詩意新說》，《河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4期。

2. 李民舉《基督教入華年代管見》，《恩福》2005年4期。

3. 李民舉《宣元至本經經

幢內容淺析》（待刊稿）。

4. 被列為世界四大碑刻之一，現存西安碑林。

5. 毛陽光《洛陽新出土唐代景教徒花獻及其妻子安氏墓誌銘》，《西域研究》2014年2期。

6. 唐·李延壽《北史》卷90《何稠傳》，中華書局點校本，1975年。另見唐·魏征《隋書》卷68《何稠傳》，中華書局1974年。

7. 李民舉《景教探索與紅學研究》，中國基督教理



2014 南加州聯合研經培靈會

在尊榮與卑微之間



講員：陳宗清牧師
三天分題：
- 苦難中潛藏的祝福
- 輝煌中埋伏的危機
- 歷練中涵養的睿智

地點：洛杉磯國語浸信會
10月24、25、26日(週五-日) 每晚7:30-9:30PM
110 W. Woodward Ave., Alhambra, CA 91801



陳宗清牧師畢業於台灣東華大學，1985年來美牧靈，先後取得洛杉磯神學院神學碩士、芝加哥三一國際大學神學博士學位。牧靈時間達三十七年，在台北、美國牧靈教會多年。曾2001年起擔任聖地亞哥文化宣教使團團長。著作有《跨國傳道將臨節》、《文化宣教與國語》、《聖福靈筵》系列第十本。牧靈在中國地所大學講學，出版家靈靈主講特別聚會，並擔任牧師。

三晚國語講道，晚上晚會由陳宗清牧師主持，包括獻詩、短講、禱告、會場福音奉獻及福音機構簡介。
公開聚會，不收兒童費用。

洛杉磯華人福音同工協會 Greater Los Angeles Chinese Ministerial Association
110 W. Woodward Ave., Alhambra, CA 91801 310-226-3900 www.galmaa.org

陳宗清牧師主領洛杉磯聯合研經培靈會
時間：2014年10月24-26日每晚7:30-9:30
地點：洛杉磯國語浸信會
110 W. Westwood Ave., Los Angeles

學協會(波士頓, 2012年), 頁21-52。 8. 花敬定, 又名花驚定。《舊唐書》卷111《崔光遠傳》云:“(上元)二年,(崔光遠)兼成都尹,充劍南節度營田觀察處置使,仍兼御史大夫。及段子璋反,東川節度使李旻敗走,投光遠,率將花驚定等討平之。將士肆其嫖劫,婦女有金銀臂釧,兵士皆斷其腕以取之,亂殺數千人,光遠不能禁。”又《舊唐書》卷111《高適傳》云:“後梓州副使段子璋反,以兵攻東川節度使李旻,適率州兵從西川節度使崔光遠攻於璋,斬之。西川牙將花驚定者,恃勇,既誅子璋,大掠東蜀。”有的學者據此推斷,花敬定不能約束部屬,為日後被叛軍所殺,埋下了禍根。

索閱單

(請複印後填寫,寄回本刊)

稱謂 Mr. _____ Mrs. _____ Ms. _____ Rev. _____

收件者(中文) _____

(Name) _____

(Address) _____

(City) _____ (State) _____ (Zip) _____

(Tel) _____

(e-mail) _____

以下項目歡迎索閱,並自由奉獻。請酌增郵費。

雜誌/期刊

___ 恩福雜誌從第___期開始(一年四期成本約15美元)

___ 《基督教與中國》(每輯建議奉獻8元)

第一輯 ___本 第二輯 ___本 第三輯 ___本

第四輯 ___本 第五輯 ___本 第六輯 ___本

書籍

___ 《恩福靈筵—馬太福音》 ___本(建議奉獻12元)

___ 《恩福靈筵—使徒行傳》 ___本(建議奉獻10元)

___ 《恩福靈筵—羅馬書》 ___本(建議奉獻8元)

___ 《恩福靈筵—哥林多前書》 ___本(建議奉獻9元)

___ 《恩福靈筵—啟示錄》 ___本(建議奉獻10元)

___ 《跨越傳統尋真理》 ___本(建議奉獻15元)

___ 《文化宣教面面觀》 ___本(建議奉獻20元)

___ 《宇宙本體探究》 ___本(建議奉獻20元)

___ 《聖經遇見小故事》 ___本(建議奉獻10元)

___ 《穿越科學的迷霧》 ___本(建議奉獻15元)

___ 《生命的U-Turn》(繁) ___本(建議奉獻10元)

___ 《生命的U-Turn》(簡) ___本(建議奉獻10元)

___ 《中西文化精神與未來走向》 ___本(建議奉獻25元)

___ 《中國現代化視野下的教會與社會》

___本(建議奉獻20元)

___ 《基督教文字傳媒與中國近代社會》

___本(建議奉獻30元)

___ 《基督教與社會公共領域》 ___本(建議奉獻15元)

___ 《談天說地》 ___本(建議奉獻20元)

___ 《中國基督教研究》 ___本(建議奉獻10元)

影音產品

___ 恩福佈道培訓系列 DVD (建議奉獻20元)

第一套 ___ 第二套 ___ 第三套 ___

___ 恩福佈道培訓系列 CD (建議奉獻10元)

第一套 ___ 第二套 ___ 第三套 ___

奉獻支票請寫: BCM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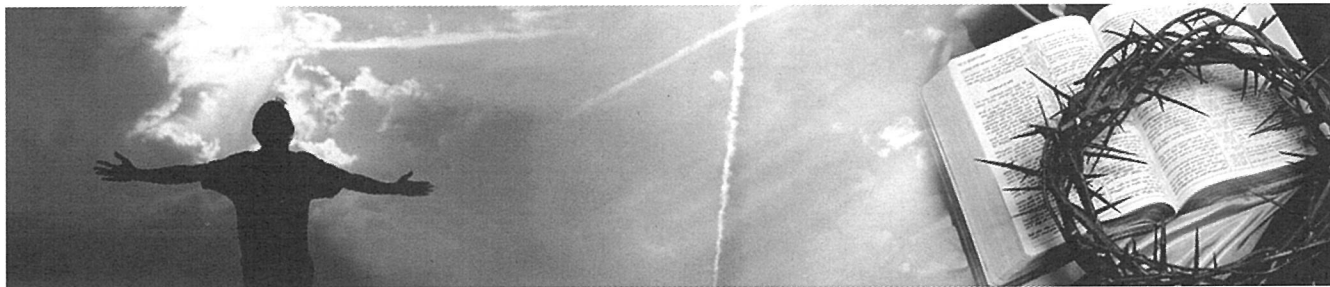
請寄至: P. O. Box 18410,

Irvine, CA 92623-8410,

U.S.A.

忠心和聖潔：福音派旗手萊爾

趙剛



著名神學家巴刻在《活在聖靈中》¹談到，他年青時曾經歷靈命危機，因為受到錯誤的靈性觀影響；後來幫助他走出來的，有幾本是約翰·歐文的著作，另外一本就是萊爾的《聖潔》。²巴刻特意寫了一本關於萊爾的書，《忠心和聖潔：萊爾的見證》，³前半是巴刻寫的萊爾小傳，後半是萊爾《聖潔》的第一版。

萊爾的生平



萊爾（John Charles Ryle, 1816-1900）曾任英國聖公會利物浦的首任主教，是福音派的重要人物。

他1816年5月10日生於英格蘭柴郡（Cheshire）內的麥克爾斯菲爾德市（Macclesfield）。

大時代的背景

他出生前一年，威靈頓公爵領導的聯軍在滑鐵盧擊敗拿破侖，鞏固了英國的領導地位；而英國的工業革命（1770-1850）更獨領風騷，維多利亞時代（1837-1901）成為大英帝國的黃金時期。

從教會內部來說，施萊馬赫（Schleiermacher, 1768-1834）的自由主義神學已經在歐洲大陸有相當影響，但英國到1860年代以後才開始受到衝擊。事實上，1855-1865年是福音派在英國聖公會裡的一段鼎盛時期，可以看成是英美第二次大復興的尾聲。

英國的第二次大復興，是延續約翰·衛斯理的第一次大復興而來；只是衛斯理的復興運動脫離

了國家教會（即聖公會）。不過，那次的復興在聖公會裡也產生影響，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克拉彭聯盟（Clapham Sect），主要人物是維恩家族（Henry & John Venn）和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 1759-1833）。

此外，在聖公會裡還出現一波親天主教會的復興運動，史稱牛津運動，主要人物是紐曼（John Henry Newman, 1801-1890）等人。牛津運動所衍生的禮儀運動（Ritualistic Movement），成了萊爾事奉早期的主要駁斥對象。

萊爾後期的事奉更多關注教會的治理和宣教，因此他對自由主義神學著墨不多。與萊爾同時代的福音派人士，包括慕迪（Dwight Moody, 1837-1899）和司布真（Charles H. Spurgeon, 1834-1892）。

家族與成長

英美教會老福音派的根，都可追溯到衛斯理的大復興。萊爾的曾祖母就是衛斯理帶領信主的，家族幾代都是復興運動的支持者。他們並沒有離開聖公會，其中一個原因，或許因為萊爾的祖父和父親都是麥克爾斯菲爾德的市長。

萊爾的父親當時還經營銀行。雖然全家一如既往地支持復興運動和福音派，但他父親整天忙於世事，很少回家，更無敬虔操練可言。萊爾在回憶錄中認為，他父親是個掛名的基督徒。這個評論讓我們略窺萊爾“花崗岩”般的性格。

因為出生於中上家庭，他11歲時被送到著名的伊頓公學，18歲進入牛津讀大學。萊爾在回憶錄中對這兩個學校的評價都不高，但它們對萊爾一生的貢獻還是不少。比如，萊爾在伊頓熟諳了聖公會的信仰宣告，即《39條》的教義框架，至死都未偏離。他在伊頓擔任板球隊隊長，培養了領袖才能，

萊爾一生總共約創作了兩百餘篇信息小冊。……其思想或教義核心，可謂清教徒神學的提煉。 Throughout his life Ryle wrote more than two hundred tracts. . . . His thoughts or core of doctrines could be described as the refined treasure of Puritan.

同時代的人稱他是“天生的領袖”。在伊頓精英辯論隊的歷練，顯然對他口才的貢獻也不小。牛津給他提供了堅實的學識訓練——雖然在很多“進步”人士看來，牛津當時的課程顯得保守。

萊爾的“重生”經歷也發生在牛津。1837年上半年，到牛津僅僅兩年多，萊爾就著手準備畢業考試：5天筆試和1天口試。他以優異的成績畢業，但身體卻垮了。這場病導致他開始認真地閱讀《聖經》，思考關於悔改的事，並且禱告。因此萊爾認為，是敬虔操練帶他走過了畢業考試的煎熬。1837年底，在一次聚會中，讀經者宣讀《以弗所書》第2章8節，⁴ 他感到聖靈在對他的心說話，福音恩典抓住了他。此後他讀到了威伯福斯的《對基督教的實際看法》（*Practical View of Christianity*）等書，從而建立了福音性的基督教信仰。

事奉之路

與萊爾並列第一名畢業的亞瑟·斯坦利（Arthur Stanley），很快就接受聖職，最後升任為威敏斯特大教堂的牧長。有意思的是，後來斯坦利成為自由派的鼓吹者，萊爾卻成為福音派的旗手。

不過，萊爾畢業時只想繼承父親的事業，因此開始攻讀法律。但1841年，他父親的銀行意外破產，一夕間全家變得一貧如洗，債務直到20年後才還清。這個創痛伴隨了萊爾一生。在事後的回憶中，他感謝上帝主權的帶領，相信祂的道路是最好的；然而他也說，如果不是當時他已在信仰上得到建立，他可能會自殺。

所以，萊爾1841年接受聖職的邀請，可能出於謀生的考慮。後來幾次遷職，也很難排除經濟的因素。但如果因此就否定萊爾的聖職呼召，也失之偏頗。因為對相信上帝主權的萊爾來說，所有環境都是上帝呼召臨到的方式。因此他從一開始就盡心竭力事奉，而歷史也證明了上帝的選擇永遠不會錯。

萊爾在艾克斯伯里（Exbury）的鄉下事奉了兩年，然後轉到溫徹斯特的聖托馬斯城。幾個月後，萊爾轉去薩福克郡（Suffolk）的海明翰市（Helmingham），或許因為那裡的薪水難以抵擋。

他在海明翰大量接觸到清教徒的作品，認真研讀，並且開始寫“信息小冊”（Tract），逐漸享有盛譽。他也在海明翰結婚，在該城服事了17年。1861年他搬到同郡的斯特拉德布魯克市（Stradbroke）。那時，他已是全國的知名人士。萊爾的主要作品都寫於在薩福克郡的服事期間，包括在斯市的20年。

1880年，他正打算退休，卻突然被女王傳喚，要求他到利物浦作第一任主教。利物浦在工業革命期間增長極快，1850年代為最大的港口之一，貿易額占英國一半，是倫敦的兩倍。但1880年之前，利物浦教會還沒有形成獨立的教區，屬徹斯特（Chester）管轄。利物浦成獨立教區的呼聲已久。從某個角度說，萊爾的任命是福音派與自由派角逐的結果，所以直到最後一刻，他才被告知。萊爾在利物浦的日子並非沒有抗爭的勢力，但他的回應是埋頭傳福音，因而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主要作品

“信息小冊”在基督教的歷史中源遠流長，有人甚至追溯到新約時期的書信寫作。英國牛津的一群基督徒撰寫福音和復興的單張，引發牛津運動，有時又稱作“信息小冊運動”。⁵ 萊爾在牛津時正好遇上這運動，所以對這種寫作方式很熟悉。他後來的衆多美譽之一，就是“信息小冊王子”（Prince of Tract Writer）。

萊爾在艾克斯伯里服事，已經帶著福音信息的小冊去探訪，不過不是他寫的。搬到海明翰後，他的講道漸趨成熟，於是開始寫信息小冊；連續寫了多篇，集結成書，就是著名的《福音書的釋經默想》（*Expository Thoughts on the Gospels*）。這系列作品是為了幫助個人靈修和家庭敬拜，篇幅不長，言簡意賅，頗受歡迎。

1856年，他出版《馬太福音默想》，1857年寫《馬可福音默想》，1858-59年出版《路加福音默想》上下兩卷。他越寫內容越多，註釋部分加強。1873年的《約翰福音釋經默想》就很像註釋書。

萊爾更著名的，是專題的信息小冊。到1897年為止，他的小冊售出了一千二百萬份。最著名的單行本，如，“你聖潔嗎？”（*Are You Holy?*）售出七萬五千份，“活著還是死了？”（*Living or Dead?*）售出十一萬份，“你禱告嗎？”（*Do You Pray?*）售出十三萬份，“我們從宗教改革繼承了什麼？”（*What Do We Owe to Reformation?*）一年內就售出八萬份！他的作品還被翻譯成12種語言以上。

萊爾一生總共約創作了兩百餘篇信息小冊。無論講道、寫作，他總是存著牧者的心，因此，風格簡單直接，直中要害，而且文筆流暢，讀來琅琅上口。⁶ 然而易讀、實踐性強，不等於淺薄；其思想或教義核心，可謂清教徒神學的提煉。

最早整理成書的文集是《基要真理》（*Home*

《聖潔》的正文對成聖觀作了清楚的闡述，無疑是針對凱錫克錯誤觀念的一劑良藥。 The content of *Holiness* clarified the concept of sanctification and became a powerful medicine to the deviated teachings of Keswick Convention.

Truth)，共八卷，收集了約75篇。最著名的文集，是“三部曲”或“3+1”，即《解開症結》（*Knots Untied*, 1874）、《古舊道路》（*Old Paths*, 1877）、《聖潔》（*Holiness*, 1877）及《實踐性的宗教》（*Practical Religion*, 1878）。前兩本奠定了理論基礎和教義框架，後兩本是實踐建議。

不過，萊爾的“理論”也總以實踐為導向。比如，《解開症結》主要的關注是教會論。由於當時他反對的是“禮儀主義”，因此，對文化處境不同的我們來說，所談的一些問題可能顯得無關；但有些問題，如良心、洗禮、重生、聖餐、教會、信仰宣告、崇拜、安息日等，今天依舊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古舊道路》可說是救恩論的完整表述。萊爾在這本書的首尾特意加上《聖經》的默示、揀選、恆忍（或救恩穩固）三篇，不僅是要回應自由主義神學對《聖經》權威的挑戰，也是憂心福音派在教義上滑坡。

《聖潔》前面七章，萊爾進一步闡述成聖神學，並舉出例子和應用。《實踐性的宗教》幾乎是手把手地教導敬虔操練，成為渴慕敬虔生命的基督徒切身的指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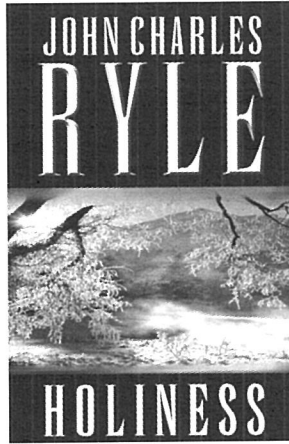
萊爾還有兩本歷史作品值得一提。《英國復興領袖傳》（*Christian Leaders of the Last Century*, 1869）收集了18世紀英國復興運動一些著名領袖的傳記。《古老的明燈》（*Light from Old Times*, 1890），⁷ 記載英國宗教改革時期的一些著名人物，也包括幾位清教徒。

萊爾的講章集結成書的只有兩本。《樓上之室》（*The Upper Room*, 1888）是萊爾幾十年講道精選出的21篇。1900年，萊爾打算從利物浦主教的位置上退下來，因為朋友們的極力要求，又精選了24篇講道，即《基督徒的賽程》（*Christian Race and Other Sermons*, 1900）。

《聖潔》的寫作背景

《聖潔》的主要背景是凱錫克運動（Keswick Movement），特別是它剛發起的時候。凱錫克運動是一個推動基督徒生命成長（成聖）的年度大會，在英國西北部凱錫克湖區召開，至今仍在舉行。

19世紀末有所謂“高等生命運動”（Higher Life Movement），是延續衛斯理的復興運動而來。凱錫克大會的創辦，就是承襲了這些運動的精神。



所以，早期凱錫克運動的成聖觀，一般人會追溯到衛斯理的完美主義，以及一些相關的聖潔運動。

從更細的時間尺度來說，早期凱錫克運動是受到史密斯夫婦（Robert Pearsall & Hannah Whitall Smith）的影響，他們屬美國貴格會（Quakers）。丈夫羅伯特出版了《透過信心的聖潔》（*Holiness through Faith*, 1870），太太哈拿寫了《基督徒幸福生活的秘訣》（*The Christian's Secret of a Happy Life*, 1875）。這兩本書直接促成了凱錫克大

會的召開。哈拿的書後來更被譽為基督徒生命成長的經典，對後世影響深遠。⁸

羅伯特·史密斯1873年到了英國一趟，他們夫婦的聖潔觀點受到英國福音派人士的關注。1874年的牛津會議因此而發生爭論，萊爾屬於批評的一方。他建議1875年2月專門就此觀點再召開一次會議，可惜萊爾後來因病未能出席。該次會議未能取得一致的結論，於是支持史密斯的一方開始籌備凱錫克大會。第一屆大會在1875年7月舉行，⁹ 贊同史密斯夫婦的觀點得到傳播。

早期凱錫克運動所倡導的成聖觀，得到大部分福音派的接納（除了改革宗與路德宗之外）。中國基督徒耳熟能詳的人物，包括慕安德烈、戴德生、慕迪、以及達拉斯神學院的重要神學家夏弗（Lewis Sperry Chafer）、雷歷（Charles Caldwell Ryrie）等，都受其影響。倪柝聲1938年到英國時，也出席了凱錫克大會。

衛斯理式的完美主義，主要的問題在於過度推崇成聖過程中的某一次特別經歷。到了早期凱錫克，這種經驗便成為割裂稱義和成聖的理由。其實，許多福音派領袖所以對凱錫克觀念持同情態度，大都是因為他們個人有這類“第二次祝福”的經驗。然而，對巴刻等神學家來說，問題的癥結是：應當用個人經歷來規範對《聖經》的解釋，還是用《聖經》的整體教導來解釋個別的經歷。

萊爾在《聖潔》一書的引言中，提出七個問題，或七則批評、反思。《聖潔》的正文對成聖觀作了清楚的闡述，無疑是針對凱錫克錯誤觀念的一劑良藥。

不過，凱錫克運動主要關注的是基督徒生命的成長，在核心教義上並沒有偏離正統，並且在歷史上激勵了許多信徒。這是所有研究者一致承認的。所以，在慕迪的邀請下，1892年萊爾到凱錫克大會



千秋功過—— 重洗派的舊案

李東光

“重洗派”（Anabaptism）是個標籤，被貼在教會歷史上一些特立獨行的基督徒身上，在許多華人教會中似乎聲名狼藉。筆者沒有資格為他們蓋棺論定或平反正名，只是作為後來者，對他們的功過做出反思，以就正於同道並引發討論。

風起雲湧的時代背景

讓我們把歷史鏡頭移向16世紀。當時宗教改革的氣候已然生成。1517年10月31日，馬丁路德把反對贖罪券制度的95條論綱貼到威丁堡教堂的大門上，¹ 而局勢的發展遠遠出乎他的意料。一方面，羅馬教會強烈反彈，另一方面，歐洲許多地方紛紛

響應。瑞士的慈運理在蘇黎世地區的教改，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而重洗派亦產生於蘇黎世。

任何運動必有比較保守、比較激進、和更加激進的力量。在當時的改教運動中，路德的立場偏於保守；起初他並沒有打算脫離羅馬教會。慈運理相對激進一些，他在蘇黎世率先廢棄了羅馬天主教的一些傳統，如取消聖像、停止彌撒等。但有些人更加激進，認為慈運理的改革還不夠徹底，他們的理想是回歸初代教會的模式。教會歷史學家一般都把重洗派歸類於過激的改教運動。²

最初，慈運理的立場是反對嬰兒洗禮。後來，由於他需要取得蘇黎世當權者的支援，而政府要員

（接上頁）

露面，並作了開始禱告，表明他願意在主裡接納與會的弟兄姐妹，儘管他並不認同某些觀點。

萊爾的《聖潔》一書雖有爭辯的背景，但是其主要的關注在於樹立正確、合乎《聖經》的觀念，而不是批駁別人的錯誤。誠如萊爾在引言中所說，“一個促進聖潔的運動，卻在上帝兒女中產生衝突和爭辯，總是有點可疑的。為基督的緣故，以真理和仁愛的名義，讓我們努力尋求聖潔，也尋求和睦。”



作者現從事文字事工，本文節錄自《忠心和聖潔》譯者前言

註：1. J. I. Packer, *Keep in Step with the Spirit*. 2. J. C. Ryle, *Holiness*. 3. J. I. Packer, *Faithfulness and Holiness: The Witness of J. C. Ryle*. 4. 你們

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的。（弗2:8） 5. 信息小冊大致是將一篇信息的內容印成單行本，便於攜帶，售價低廉，是傳播的好工具。 6. 萊爾自稱，影響他寫作風格的人包括《天路歷程》的約翰·班揚和莎士比亞。 7. 早一點的版本名為《更正教會的人和事》（*Protestant Facts and Men*, 1882），但最開始是叫《那些日子裡的主教和執事》（*Bishops and Clergy of Other Days*, 1868）。 8. 不過根據納塞利（Naselli）的研究，史密斯夫婦的婚姻生活並不幸福，而且後來都離開了基督教信仰。羅伯特變成懷疑論者，而哈拿變成普救論和宗教多元主義者。 9. 第一屆凱錫克大會召開的前夜，羅伯特卻突然不能來了。納塞利考證，事實上是羅伯特的婚外情醜聞曝光了。

重洗派可說是幾個運動和思想的鬆散組合，把社會主義原則和啓示異象冶於一爐。 Anabaptism may be said as a loose combination of several movements and thoughts, putting side by side the principles of socialism and visions of revelation.

都是受嬰兒洗禮者，若堅持這個原則，就會與他們交惡，於是他改變了主意。

但他的同工格列伯（Conrad Grebel, 1498-1526）和曼茲（Felix Manz, 1498-1527）則堅持反對嬰兒洗禮。1525年1月17日，政府為此事組織了一場辯論，慈運理得到意料中的勝利。格列伯和曼茲不願被強迫接受嬰兒洗禮，選擇誓死對抗，並在家中互相施行成人洗禮。重洗派始稱於此。

格列伯和曼茲毅然離開蘇黎世，前往佐力貢（Grüningen），開始面對政府和教廷雙重逼迫的生涯。曼茲是第一個為此殉道的人。迫害持續了很長時間。其中一個領袖胡伯邁爾（Balthasar Hubmaier）逃往莫拉維亞（Moravia），在那裏建立教會，稱為莫拉維亞弟兄會。

令人遺憾的發展

如果重洗派運動停留在這裏，就成了歷史上為追求真理者而遭受迫害的一頁，應當不會遭致負面評價。但可惜，這個以激進為特徵的運動刹不住車，繼續往更激進的方向滑去。

以賀夫曼（Melchior Hoffman）為代表的狂熱啓示主義，末日情懷超強，迫切地期待基督再來。他們形成了千禧年派，自命為末世先知，熱衷於強解啓示錄，宣告末日審判的時間。賀夫曼稱，1533年耶穌將再來作王，審判世界。他們崇尚用暴力建立人間天國。賀夫曼以施塔斯堡（Strasbourg）為基地，稱之為新耶路撒冷。

1533年，賀夫曼預言的事件沒有發生。他的學生馬提斯（Jan Matthys）又斷言：新耶路撒冷不是施塔斯堡，而是閔斯特（Münster）；他們1534年佔領該城，奪取政權，控制政府，強迫居民受洗，燒毀除聖經之外的所有書籍，武裝對抗教皇軍隊。

馬提斯被前來鎮壓的軍隊殺死，他的繼承者約翰李頓（John of Leyden）自立為王，設12長老管理人民，實施多妻制，殺戮不敬虔者。在與教皇軍隊對抗一年之後，被徹底消滅。

這個狂熱的獨立王國，在歷史上臭名遠揚。儘管許多同情重洗派的歷史學家都極力把重洗派同這一批人分隔開來，³但這個事件還是嚴重影響了重洗派的名聲，使得他們在很長的時期中被妖魔化。

閔斯特事件之後，重洗派的信徒在門諾·西門（Menno Simons）的領導下，重整旗鼓，擯棄激進方式，宣導和平主義。如果說，門諾的路線為重洗派贏回了名聲，應不為過。門諾會（Mennonites）成為重洗派的重要餘民，存至今。

莫拉維亞地區的弟兄會也是重洗派結出的果實。此外，會員眾多的浸信會系統，在有關洗禮的信條及嚴格的宗教生活實踐方面，也深受重洗派思想的影響。

雖然重洗派在歷史波浪中起起伏伏，屢經蕩滌，但仍然留下不可磨滅的痕跡，供後人回顧、思考。



莫拉維亞會的徽章

敬虔合理的理念

重洗派可說是幾個運動和思想的鬆散組合，把社會主義原則和啓示異象冶於一爐。學者試圖對重洗派的思想 and 派別進行歸類，但這種歸類的標準是主觀的，類別的界定是隨意的。儘管如此，範疇的劃分還是對我們認識重洗派有所助益。

歷史學家培克爾（Robert A. Baker）按代表人物的思想，把重洗派分為“特重聖經字句派”、“千禧年派”、“神秘派”和“理性主義者”。他還在每個派別前面加上形容詞“激烈的”。其中“特重聖經字句派”揚棄一切歷史承傳，凡事只看是否符合聖經權威。謝文郁博士把這種思想總結為“唯獨聖經的無傳統說”。

另一位歷史學家穀勒本把重洗派分為“寂靜派”和“革命派”。還有其他分類法，不一而足。

雖然重洗派的思想比較泛化，但也有一些共同點觀點。在謀求重洗派思想統一的努力中，1527年的巴登大會所達成的信仰共識，是一個里程碑。⁴陶理（Tim Dowley）的書中論及重洗派的共同觀點，以及雪萊（Bruce Leon Shelley）在對巴登大會信條的解釋上，都曾提及“做門徒”的概念。筆者覺得，這一觀念十分重要，反映了重洗派的敬虔心志。

以上說明，重洗派雖被冠上這個名號，但“重洗”並不是他們唯一的、或最主要的訴求。洗禮的儀式只是表層問題，實際上他們所強調的，是教會與世界的關係，他們追求的，是個人自由的信仰生活。他們不願意受任何世俗政府和任何權威傳統的束縛；他們的目標是徹底回到初代教會模式。

由此可見，除了激進的觀點有些離譜之外，當時重洗派的理念還是理智、合理的，他們的追求是敬虔的、真誠的。

從教會歷史來看，重洗派運動有許多貢獻。……他們敬虔的心態和徹底歸正的出發點值得肯定。 Reflecting upon church history, Anabaptism made remarkable contributions. . . . Their pietism and spirit of radical reformation were worthy of recognition.

水與火的悲劇

重洗派充滿革命色彩的思想，對教會和社會的衝擊太大，顛覆了當時的傳統和秩序，其影響如野火般迅速擴大。由於他們每到一個教會，就鼓動人重新受洗，造成教會的分裂，於是招致鎮壓。形同水火的羅馬教廷與改教勢力，在鎮壓重洗派上卻口徑一致，都把他們視為洪水猛獸。天主教是要維護教廷權威和使徒傳統，而路德雖不認為重洗派是異端，但卻把他們視作靠善功得救，信仰敗壞。

在宗教改革開始的那段時日，瑞士、德國、奧地利的政府與教會都制定法律，將重洗派處以死刑。在迫害重洗派的高潮中，有四至五千重洗派信徒受難，這數目還不包括閔斯特被教皇軍隊攻陷之後的屠城。天主教處死異端的方式是火刑，這種殘酷的刑罰不幸也被改革派採用，來對付重洗派。而改革派最常用的方式，是把重洗派信徒扔到水中淹死，理由是：這些人喜歡浸禮，就讓他們浸個夠。在火與水的迫害下，這個運動幾乎喪亡殆盡。

流血的結果，使重洗派傳人和新教其他宗派之間留下難解的疙瘩。這實在是教會歷史的悲劇。其實大體而言，除了幾個害群之馬，重洗派只是追求徹底改革的運動，不應該視為異端來斬盡殺絕。

近代的教會歷史書中，隨處可見為重洗派惋惜、鳴不平的評論。例如，東尼·萊恩說：“人們因重洗派有過激行為，將其當成狂熱、不安定的代名詞。可值得注意的是，重洗派奉行的方式，如教會與政權相連、舊約生活模式、參與暴力的權力，也是其他正宗教會更加提倡的”。雪萊充滿同情地說：重洗派“只提出了一個簡單的要求，就是擁有自己信條的權利。……這是良心的聲音，但卻被殉道壓制下來。”

遭受迫害的創傷是嚴重的，但是水與火並沒有使這個運動徹底消亡，在後來的歲月，甚至一直到今天，這個運動的身影、聲音、影響依然存在。

燒不盡的火

1536年門諾會的興起，讓重洗派改頭換面，挽救了這個瀕臨滅絕的運動。門諾會沒有改變基本教義，但是加入了在不違背神的道和良心前提下順服世上掌權者的條目，走和平主義路線，也不再強行要求人重新受洗，因此存留下來。⁵

逃往莫拉維亞的重洗派信徒，形成了模仿早期教會的弟兄會。他們追求靈裏的敬虔，內心的亮光，信徒的交通。他們獨立於任何宗派，自成體系，並且重視普世宣教。約翰·衛斯理前往美國

時，在一次風浪中，同船莫拉維亞弟兄會信徒的信心讓他深受感動。弟兄會的模式也流傳到普利茅斯。普利茅斯弟兄會（Plymouth Brethren）的起始良好，雖然曾經歷達秘（John N. Darby）和牛頓（Benjamin W. Newton）兩位領袖的大分裂，但是這個體系一直延續到今天。

英國宗教改革時期的清教徒（Puritans），也可說是英格蘭的重洗派，因為清教徒的思想深受重



洗派的影響，是一股徹底改革的激進勢力。他們同樣經歷了迫害，但遠較瑞士的同道幸運。五月花號把清教徒帶到北美大陸，這批追求信仰自由的人，在這片自由的土地上得以發展起來。

其實，華人教會也深受重洗派思想的影響。最近有作者認為，華人教會不參與社會公義與政治的原因之一，是出於“分離主義”的傳統，而這種傳統可追溯到英國弟兄會的影響。倪柝聲曾經到過英國，接觸過英國弟兄會，並且沿用他們的方式來帶領中國聚會所系統的教會。

從歷史上看，重洗派如同燒不盡的野火，雖曾幾乎灰飛煙滅，但終於餘燼復燃，甚至火勢燃在今天。究其原因，乃是因為神要藉著這樣的方式，讓祂的旨意成就。

重洗派的功與過

1. 重洗派的貢獻

從教會歷史來看，重洗派運動有許多貢獻。

首先，他們敬虔的心態和徹底歸正的出發點值得肯定。他們希望回到起初教會的形式，不顧性命地去實踐，在那個腐化墮落的年代實屬難能可貴。他們的精神，對如今追求享受、成功、名利的世代，仍不失挑戰意義。其次，他們追求屬靈生命，渴望與神深刻交通，這種心懷值得欽佩和學習。

再者，參與這運動的主流人士勇於踐行聖潔生活。重洗派強調，得救之後要活出與所蒙的恩典相稱的生命；在今天，這依然是我們應當宣揚的真理。另外，他們宣導和平主義道路，不訴諸武力，不以惡報惡，這理念為解決人類爭端提供了最好的

即使一個運動以悲劇告終，但是其中所含符合神心意的成分，仍可為神所用，造就後代屬神的子民。 Even if a movement ended in tragedy, some elements pleasing to God could still be profitable and become a blessing to future generations.

方案。最後，重洗派提出的“政教分離”思想，具有高瞻遠矚的先見之明。

如今在基督教的教會中，無論哪個宗派，或多或少都能找到重洗派的身影。譬如，當今盛行的小組教會模式，其原創就是重洗派的瑞士弟兄會；許多教會現在十分重視門徒訓練，這類神學思想也可以在重洗派的理念中找到原始出處。

2. 重洗派的負面影響

穀勒本評論重洗派：“高舉畸形神秘主義和畸形唯理主義”。重洗派常常特別渲染個人內在的屬靈亮光，將自己的屬靈領悟絕對化。他們反對傳統，主張“無傳統說”，以致前人的教義、屬靈經驗顯得一文不值，自己的神秘領受成為唯一正確的理解；實際上成了唯獨自己。因而他們的屬靈領袖極易成為自我中心、唯我獨尊。

十分敬仰達秘的英籍宣教士甘乃迪（John W. Kennedy, 1925-1996），因著達秘與喬治·穆勒和牛頓的對立，而感到遺憾：“他（達秘）本來是個仁慈的人，但一旦跟與之意見相左的人討論屬靈原則的時候，所有的恩惠都遠離了他”。由於每個人的領悟都是真理，又沒有傳統和權柄可以依從，潛在的爭執隨時可能浮現。這個體系的教會一直存在著這類問題。

與重洗派相關的教會，在神學上常持與三位一體的教義不一致的觀點。有資料記載，門諾會在其教義中曾宣稱神體一位論；但近年來網路上門諾會的信條似乎不再突出這個思想。對於視三位一體如金科玉律的福音派信徒來說，這種歷史記錄不亞於異端邪說，定會引致疑慮和審視。

重洗派開始時完全排斥其他教會，認為其他宗派的信徒都是失喪的，不能得救。這種姿態也值得商榷。

一部分重洗派人士的末世觀，現在依然影響著當代教會。有些末世情懷深重的人，對於用時代論解釋啓示錄情有獨鐘。


有些重洗派人士具先知情結，常深信神特別呼召自己，極度火熱地追求靈裏的亮光和看見。甘乃迪則提醒道：“情感衝動的靈，想逃避努力研究神的話語來明白神旨意的靈，這兩種心態都會導致人追求靈恩的啓示”。

還有一些問題，比如重洗派認為，基督徒不應該參軍、從政、訴訟。其實這些事並無定論。

結語

有評論說：“改教歷史上的重洗派運動，不是

被人疏忽，就是大大誤解”。這個教會歷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運動，當時魚龍混雜。儘管後來可以把罪責歸於少數人，但這個運動的混亂和激進還是難辭其咎。然而，重洗派所遭受的懲罰遠遠超出了他們所應承受的；這亦是那個時代的悲劇。

回顧與再思重洗派的綱領和作為，對今天的信徒是很大的提醒與激勵。即使一個運動以悲劇告終，但是其中所含符合神心意的成分，仍可為神所用，造就後代屬神的子民。 

作者現在加拿大滑鐵盧林肯路教會國語堂牧會，本文寫於就讀北美華神期間，經謝文郁博士指導。

註：1. 儘管這只是對教廷諸多問題中一小部分的質疑，但因其公開的方式，和印刷術初用造成的迅速傳播，路德此舉被載入史冊，成為宗教改革正式的啓動。 2. 培克爾：‘激進（烈）是概括他們的最佳術語’，頁265。 穀勒本：重洗派是‘過激的改教運動’，頁407。 3. 甘乃迪稱：“閔斯特慘案是一些極端分子造成的。不能由此以偏概全判定整個重洗運動。重洗派弟兄與閔斯特先知毫無關係”。見：甘乃迪，頁192-194。 苗繼德：閔斯特事件是“有少數的人落入異端”，見：苗繼德編，頁253。 4. 一些文獻列舉了巴登大會上由沙特勒（Sattler）總結的重洗派信條，包括：1) 只有經歷重生的成年人才可以受洗。反對嬰兒洗禮。2) 每日的信仰生活構成地方教會的信仰基礎。只通過擘餅紀念主，並信徒團契交通。對羅馬教會、路德會、慈運理派的儀式一概排斥。3) 教會管教，最嚴厲的方式是斷絕交通（反對任何的宗教裁判與刑罰迫害）。4) 遠離世界的肉體情欲，包括天主教、路德派和其他宗派。5) 主張獨立的地方教會。地方教會的同工由教會自立。6) 宣導和平原則，不使用武力。不當兵打仗。7) 不起誓，不採用任何法律訴訟行動。參見：甘乃迪，頁190-191；雪萊，頁284-285；華爾克，頁573。 5. 門諾會最早的信條包括：個人歸正受洗成為得救的標誌；否認原罪、拒絕嬰兒洗禮；不參軍、做官、起誓、報仇、娛樂；只要不違背神的道和良心，順服長官；否認國家治理教會；嚴厲監視教友生活；洗腳禮；輕視聖禮、持神體一位論觀點。見：穀勒本，頁412。

參考書目：

甘乃迪。《見證的火炬》。1996。

華爾克。《基督教會史》。1992。

穀勒本。《教會歷史》。1976。

苗繼德編。《二千年基督教會歷史》（電子版），253。
周學信。‘公義與政治’。《舉目》第63期，2013年9月號。

培克爾。《基督教史略》。1989。

陶理。《基督教二千年史》。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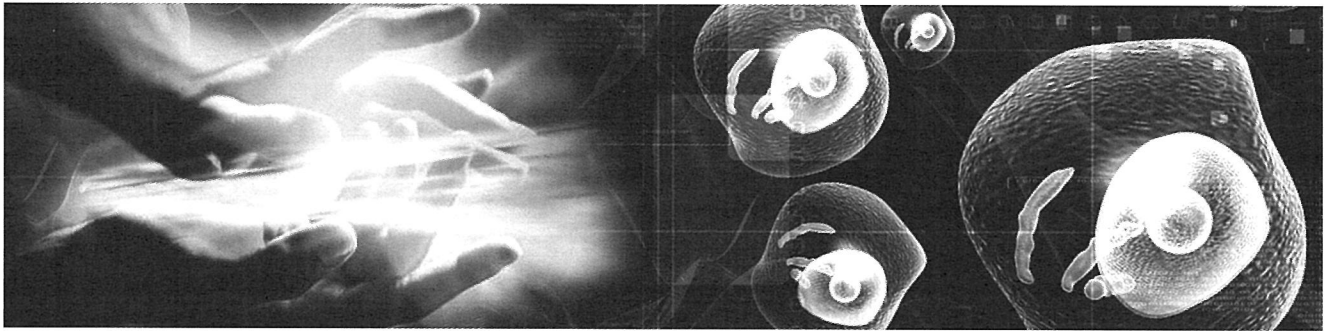
雪萊。《基督教會史》。2006。

維基百科：倪柝聲條目。Retrieved on Sep. 13, 2013
from: <http://zh.wikipedia.org/wiki/倪柝聲>

最可靠的科學前提——

「上帝假設」重受矚目(4-3)

Stephen Meyer, 唐理明譯



智能設計：生物學的證據

儘管設計假設重新引起物理學家和新宇宙學家的興趣，但是長期以來，大部分生物學家不願意考慮這個觀念。實際上，自從十九世紀末，生物學家就拒絕生物機體可為智能設計作證據的想法。雖然許多人承認，生物系統的外觀似乎出於設計，但他們堅持，純粹自然主義的機制——例如自然選擇與隨機變化——便可以充分解釋外觀像有設計。

分子機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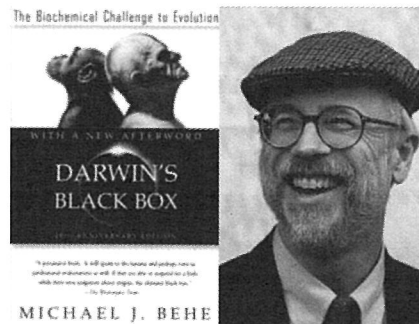
不過，設計說法的隆隆聲，在生物學界也開始響起。例如，1998年，在這領域的領銜雜誌《細胞》(Cell) 出版了特刊，專論〔細胞中的〕大分子機器 (Macromolecular Machines)。分子機器 (molecular machines) 是令人難以置信的複雜裝置，所有細胞都用它來處理信息，製造蛋白質，把各種材料來回輸送至細胞膜的兩邊。美國國家科學院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總裁阿爾貝茨 (Bruce Alberts)，寫了一篇文章來介紹這份特刊，題目為〈細胞是蛋白質機器的集合〉(The Cell as a Collection of protein Machines)。阿爾貝茨坦承：

我們一直低估了細胞。……整個細胞可以被看作是一個工廠，它包含一個複雜的網絡，連鎖裝配流水線，其中每個都由一套大蛋白質機器組成……為什麼我們稱擔任細胞功能的大蛋白組件為蛋白質機器？正因為它們極像人類發明的機器，能有效處理微觀世界的這些

蛋白質組件，其中包括高度協調的運動部件 (Alberts 1998: 291)，與宏觀世界的一樣。

阿爾貝茨指出，分子機器十分類似人類工程師所設計的機器。雖然因他身為正統的新達爾文主義者，他否認有任何實際的設計，只以“外觀似有設計”來〔解釋〕這些系統的起源。

然而近年來，這一觀點在生物學界遇到了難以應付的挑戰。在《達爾文的黑匣子》(Darwin's



Black Box, 1996) 中，美國里海大學生物化學家邁克爾·貝希 (Michael Behe) 證明，新達爾文主義者無法解釋複雜生命系統中分子機器

的起源。舉個例子，貝希觀察某些細菌的轉子發動機，以酸〔氫離子〕為能源來推動鞭毛 (1996: 51-73)。他表明，這種分子的複雜機器中，包括轉子、定子、O型環、軸套、以及驅動軸——這個軸需要約四十個複雜蛋白部件一起協調互動。若缺少任何一個蛋白質，發動機的功能便完全喪失。若斷言說，這樣一個不可簡化的複雜發動機，能按達爾文式的方式逐漸形成，就未免太離譜了。自然選擇應當會選擇功能更有利的系統。然而，發動機必需在所有必要的零件個別自己組裝好（幾乎超級不可

只有一個原因足以產生功能整合、不能簡約的複雜系統，那就是智能設計。

We know of only one cause sufficient to produce functionally integrated, irreducibly complex systems, namely, intelligent design.

能)之後，才能產生作用。因此，貝希堅持認為，達爾文的機制無法解釋分子馬達等類、需要多個獨立蛋白質部件相互協調、不可簡化之複雜系統的起源。

為了強調他的觀點，貝希進行了相關的科技期刊文獻檢索(1996:165-86)。他發現，他所討論的系統和發動機的起源，完全找不到達爾文主義漸進式的解釋。貝希的總結是，新達爾文主義者並沒有解釋，在自然主義下如何能產生不可簡化複雜系統的“外觀似有設計”；甚至絕大多數時候，他們並沒有嘗試去解釋。事實上我們知道，只有一個原因足以產生功能整合、不能簡約的複雜系統，那就是智能設計。每當我們遇到不能簡約的複雜系統，去瞭解它們是如何產生的，總是會發現：有位設計師扮演了起因的角色。因此，貝希總結說，根據古今一致的原則(uniformitarianism)，我們在細胞中所觀察到的分子機器和複雜的系統，也必須出於一種智能。簡言之，分子馬達看來像是出於設計，因為他們本來就是設計出來的。

細胞組件的複雜特定性

生物其他方面的研究，更強化了貝希的說法。貝希所考查在細胞內的分子機器，是由更小的組件構建，稱為蛋白質。除了構建發動機和其他生物結構外，蛋白質還執行其他重要的生化功能，例如信息處理、代謝調控、和維持細胞生命必要的信號傳導。從達爾文的時代到20世紀30年代後期，生物學家以為，蛋白質的結構簡單而有規則，可以借用數學定律來解釋。然而，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生物學家的一系列發現，改變了蛋白質構造簡單的觀點。例如，分子生物學家弗雷德·桑格爾(Fred Sanger)確定了胰島素蛋白質分子序列的成分。桑格爾的研究表明，蛋白質是由一長串非重複的氨基酸鏈組成，就像許多彩色珠子，不規則地串在一條線上(Sanger & Tuppy 1951, Sanger & Thompson 1953)。到50年代後期，約翰·肯德魯(John



Kendrew)對肌紅蛋白質(myoglobin)結構的研究，發現它具有令人驚訝的三維複雜性。肯德魯的研究顯示，氨基酸鏈是極其複雜、不規則的三維形狀，扭曲、轉圈而糾結，遠非從前生物學家所以為的簡單結構。正如肯德魯於1958年的解釋，最出人意外的是：它如此的不規則……其安排似乎完全缺乏人們本來預期的規律性；它比過去任何蛋白質結構理論所預期的還更複雜(Kendrew 1958:664)。

在20世紀50年代，科學家認識到蛋白質具有另一個顯著的特性。除了複雜性外，蛋白質也表現出特定性(specificity)——無論是一維的排列或三維的結構。蛋白質是由比較簡單的化學建築原材“氨基酸”所組成，在細胞內，其功能究竟是作為酵素、信號變換器、或結構單元組件，很大程度是由這些建築原材複雜而特定的序列來決定(Alberts 1983:91-141)。一些分子生物學家，像弗蘭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很快把就蛋白質的這種特點比作一種語言文字。一段英文文字的意義(或功能)，取決於該段文字字母的順序安排，同樣，一個多肽(polypeptide，一組氨基酸的序列)的功能，也取決於其特定的序列。不僅如此，就上述二者〔文字或多肽〕而言，序列的輕微改變，都會迅速導致功能的喪失。

就生物學而言，特定的氨基酸序列〔經折疊〕能產生特定的三維結構。而這種結構或形狀又決定這串氨基酸在細胞中可否執行何種功能。一個有功能的蛋白質，其三維形狀使它與細胞中其它分子能相配合，就如手和手套一般，以致它能催化特定的化學反應，或構建細胞內的特定結構。由於這種特定性，一種蛋白質通常不能替代另一種蛋白質，猶如一種工具不可以替換另一種。拓撲異構酶(topoisomerase)不能執行聚合酶(polymerase)的工作，就像短柄小斧不能當作烙鐵來用。蛋白質只能憑藉其三維的特定性，與細胞內另一同樣複雜的分子相配合，才能執行功能。而這種三維的特定性，又是從構成蛋白質之氨基酸的一維特定序列而來。

DNA序列特定性

蛋白質的一維排列與三維結構都具複雜性和特定性，這便引出一個重要的問題。這種複雜而特定的結構，是如何在細胞中出現的？20世紀50年代初，桑格發表他的研究成果，這個問題就再度浮現，並顯得格外緊急。蛋白質顯然極其複雜，且具特定功能，很難出於偶然。而從其不規則性看來，

DNA既然有特定信息，便顯示其源頭在物理和化學之外。
The presence of specified information in DNA suggests a source extrinsic to physics and chemistry.

它們的組裝似乎不太可能用一則普通的化學定律或規律來管控。故此，雅克·莫諾（Jacques Monod）追溯指出，分子生物學家開始在細胞內尋找，是否有直接建構這些高度特定結構的信息來源。莫諾後來解釋道，必需要用代碼（code），才能說明蛋白質內所有的信息（Judson引用，1979：611）。

1953年，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和弗蘭西斯·克里克闡明了DNA的分子結構（1953：737-38）。此後不久，分子生物學家發現了DNA如何保存指導蛋白質合成的必要信息。1955年，克里克首先提出序列假設（sequence hypothesis），認為蛋白質中氨基酸的特定性，是來自DNA分子內化學成分的特定安排（Judson引用，1979：335-36）。根據此序列假設，DNA分子上的信息，是以稱為核苷酸鹼基的化學物、在DNA螺旋形骨架上的特定排列來儲存的。化學家用字母A，T，G和C（腺嘌呤，胸腺嘧啶，鳥嘌呤和胞嘧啶）來代表這四種核苷酸鹼基。到1961年，序列假說已成為分子生物學所謂核心信條的一部分了，因為一系列輝煌的實驗證實了DNA確實具信息承載屬性。

後來發現，DNA分子內稱為代碼區的特定區域，也具有序列特定性的屬性，或特定的複雜性，與書寫代碼、語言文字、及蛋白質分子一樣。在字母組成的書寫語言中，字母的順序可以執行溝通功能，同樣，DNA的核苷酸鹼基，根據其精確的排列順序，也可以製造出具某種功能的蛋白質。DNA中核苷酸鹼基的功能，恰恰像一部機器的代碼符號，或一本書中的字母一樣。在這幾種情況中，字符的排列決定了整個序列的功能。道金斯指出，基因的機械式代碼極像計算機（Dawkins 1995：10）。而比爾·蓋茨更斷言，DNA就像計算機程式，但它遠遠比我們所創建的任何軟件更為先進（Bill Gates 1996：228）。計算機代碼只用兩個符號（0和1）來作特定排列，就足以攜帶信息。英文文字使用26個字母來執行這項任務。而在DNA內，四個核苷酸鹼基（A，T，G，C）複雜而精確的序列，儲存且傳輸了基因的遺傳信息——這信息的具體表達，就是特定蛋白質的構建。

分子生物學的發展引出了一個問題：DNA和蛋白質的信息內容，其特定序列的終極來源為何。同時，所有嚴格以自然主義解釋第一個細胞生命起源的理論，都因此而面對嚴重的困難。20世紀20年代後期以來，自然主義科學家對第一個生命起源的解釋，認為是完全無主導的化學進化之結果。在《生命起源》（Oparin 1938）一書中，亞歷山

大·奧巴林（Alexander I. Oparin）設想，生命的產生是個緩慢的轉變過程，從早期地球上的簡單化學物質開始；其他化學進化論者也持類似看法。他們和達爾文主義不同。達爾文主義試圖解釋，較新、較複雜的生命形式，源自先存的簡單生命形式，經過多樣化而成；化學進化理論則想要解釋第一個細胞生命的起源。然而，20世紀50年代後期以來，自然主義的化學進化理論已經無法解釋建立一個活細胞所需要的特定複雜性、或信息內容（還有許多其他問題）的起源（Dose 1988; Yockey 1992; Thaxton 1992）〔譯註：詳情請閱讀《細胞中的印記》〕。

基於偶然性的化學進化模型不適用，因為即使單一的蛋白質或基因（DNA的一段，可建立單一蛋白質）內，所含的特定信息，就超過整個宇宙的概率資源（Dembski 1998a：203-17; Meyer in Dembski 1998b：124-26; Yockey 1992：246-58）。以“前生物〔化學物質〕自然選擇”作模型的理論不適用，因為這些理論預設了自我複製系統的存在（Meyer in Dembski 1998b：126-28），而這種系統的前提，是先要有信息豐富的DNA和蛋白質分子的存在，但這些存在卻還需要解釋。最後，自我組織的模式也不適用，因為DNA的信息內容，無法透過其組建成分之物理和化學屬性來作解釋（Meyer in Dembski 1998b：128-34）。就好像油墨的化學特性不能解釋報紙大標題的特定字母序列，同樣，DNA文本的四種核苷酸鹼基化學成分的特性，不能解釋基因文本的特定序列。正如帕蘭易（Michael Polanyi）所說：印好的頁面怎樣安排，與印頁面的化學作用毫無關係，同樣，DNA分子內的鹼基順序，與DNA分子中的化學作用也無關（1968：13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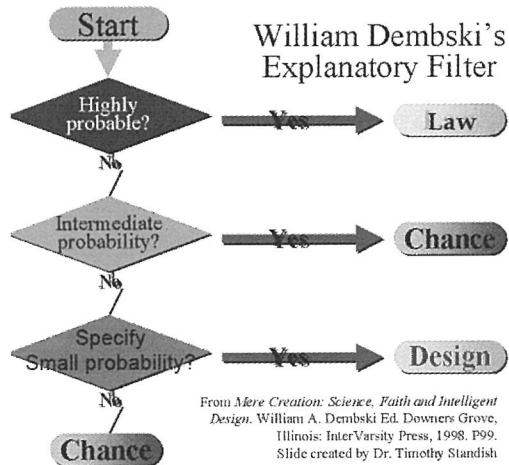
有設計的DNA

DNA既然有特定信息，便顯示其源頭在物理和化學之外。若我們找當天早報的來源，或某個古碑的來源，總會找到某位作者或文士。計算機使用者若追蹤屏幕上信息的來源，最終總會碰到某個作者、軟件工程師、或程式員的心智（mind）。如果按蓋茨所說，DNA就像一個軟件程式（指其信息內容），但更複雜，那麼若推論說，它也出於某種智能，便是合理的。雖然DNA與計算機的程式相仿，但它出於設計的論點，卻不單靠這種相似性。生物學的古典設計論，是想將整個生物體和機器來作類比，因為兩者有相似的特性。這些理論的理由為，既然果效相似，來源也應相似。這類設計論證是否成立，就要看所談及的果效究竟相似到什麼程度。

系統或序列若同時具有高度的複雜性和特定性，必定是由於智能原因造成，不會出於偶然或物理化學的必然。Systems or sequences that have the joint properties of high complexity and specification invariably result from intelligent causes, not chance or physical-chemical necessity.

然而這類古典論證的倡導者也承認，雖有相似之處，卻也有相異之處，因此，這類理論總顯得不夠明確。倡導者會辯稱，有機體和機器之間的相似大於相異；批評者則聲稱，剛好相反。根據DNA的信息所提出的設計論證，並不倚賴這種類比推理，因為它的理由並不依據相似性（參照Sober 1993：26-47）。換言之，DNA編碼區的序列特定性，或信息內容，和計算機的代碼、語言的文本，屬性完全相同。儘管DNA不具備自然語言或語義信息的所有屬性——就是對人的主觀有意義的信息，但從它的屬性綜合來看，的確顯示，先有智能才可能有它。

威廉·但布斯基（William Dembski）在《設計推理》（*The Design Inference* 1998）一書中說明，系統或序列若同時具有高度的複雜性和特定性，必定是由於智能原因造成，不會出於偶然或物理化學的必然。所謂複雜的序列，是指不規則、概率趨零的排列，無法以簡單的規則或演算來表明。



必定是由於智能原因造成，不會出於偶然或物理化學的必然。所謂複雜的序列，是指不規則、概率趨零的排列，無法以簡單的規則或演算來表明。

而特定性，是指某個物理系統或序列，與另一組功能獨立的要求或條件之間能相互匹配或對應。事實表明，DNA編碼區的鹼基序列，既是高度複雜，又是高度特定。DNA的鹼基序列高度不規則、無重複性、概率趨零，因此是複雜的。此外，DNA的編碼區要造出具功能性的蛋白質，就必須有一定的鹼基順序安排（可容忍一些差異），就蛋白質的功能和蛋白質的合成之獨立要求而言，都是高度特定的（Thaxton & Bradley in Moreland 1994; Thaxton 1992; Yockey 1992）。因此，幾乎所有分子生物學家現在都承認，DNA編碼區擁有高度信息內容；而所謂信息內容，在生物處境下就是指複雜性和特定性。

因此，根據DNA信息內容提出的設計論證，並不倚賴類比推理，因為它不依賴相似程度的評估。這個論點不取決於DNA和計算機程式或人類語言有多麼相似，而在於：DNA和所有其他經由設計的系統、語言、或文物，具有同樣的特性（信息內容——其定義為複雜性和特定性）。計算機程式或許

在許多方面和DNA相似，在另一些方面則有差異，但它與DNA有一模一樣之處，就是存儲信息內容的能力。因此，這種說法並不是類比論證——如休謨所批評的那種，而是一種“最佳解釋的推理”。這樣的論證不倚賴效果相似程度的評估，而是衡量：在產生同一個效果的幾種可能原因當中，哪一個能作出最完備的解釋。既然我們知道，具智能者可以（而且已經）作出有功能的特定序列符號、或物質排列（即信息內容），因此，“智能從事者”就有資格作為充分的原因，來解釋這種效果的起源。此外，既然自然現象無法充分解釋信息內容的起源已是眾所周知的事，那麼，產生生命系統此一特徵的成因，最佳和唯一的實體，非心智（mind）或創造性智能（creative intelligence）莫屬。

事實上，經驗告訴我們，每當我們在一件工藝品或實體上看出特定的複雜性或高信息含量，只要去瞭解其形成的故事，總能發現，在該實體的源起中，創造性的智能設計扮演了成因的要角。簡言之，根據經驗，對一個信息豐富的系統而言，智能設計總是經驗上的必要成因（是我們所知能產生該效果的唯一原因），而現今若出現這種效果，便可以揣測（或從邏輯反推），過去必有一智能從事者是其原因——雖然該原因無法直接觀察到（Meyer in Moreland 1994）。加拿大維多利亞海港花園中，紅色和黃色鮮花拼成“歡迎到維多利亞（Welcome to Victoria）”的特定圖案，而遊客可以推斷，這必是智能者（園丁）所作的——雖然他們沒有看到花卉是如何種植、排列的。羅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上符號的安排，讓考古學家推斷是文士的工作——雖然考古學家無法直接看到他們工作。同樣，DNA中特定安排的核苷酸序列之信息內容，顯示是出於智能心思過去的作為——即使無法直接觀察到那智能者。智能者擁有獨特的成因能力，自然界卻沒有這種能力。當我們觀察到某種效果，知道那是唯有智能者方可作成的，我們就可以推論，早先必曾有智能者到過這裡——即使我們無法觀察到其行動。就DNA所展示的信息內容之效果來看，按我們的經驗，只有智能者才能作成，所以，DNA中信息內容（或特定的複雜性）的最佳解釋，乃是“智能設計”，而不是“外觀像有設計”。（待續）

作者為科學哲學家，現任Discovery Institute資深研究員，1999年本文發表時，他在Whitworth College任教。

曠野學習

曾淼



“曠野、科技與創造” (Wilderness, Technology, and Creation) 是一門很特別的課，由韋金森教授夫婦 (Loren and Mary-Ruth Wilkinson) 指導，已經開了二十年，是維真學院最有特色的課之一，透過閱讀、實踐、討論，讓學生探討科技帶給人類的影響，以及人與受造界、造物主之間的關係。2014年7月下旬，我有幸上了這門課。

海上朝聖之旅

課程約十天左右，先在韋金森教授位於迦里亞挪島 (Galiano Island) 的家上課，然後在美加交界的海灣群島中間，划著兩艘仿十八世紀的木船，在幾座島上露營。其中有一天，每個學生獨自一人在島上的角落獨處一整天。這段期間禁用任何電子器械 (手機、網絡)，只有兩名擔任攝影師的同學可以攜帶照相機上船。

禁用一切科技產物時，上帝所造萬有的性能就凸顯出來。風向與潮汐決定了行船的走向；我們一邊唱著船歌一邊搖櫓，感受到清風拂面，不知道是從哪裡吹來，又要往哪裡吹去；海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白天，我們搖槳搖得汗流浹背、手上水泡四起，突然看到不遠處幾隻海豹，探著小腦袋跟在我們後面，或有海豚翻滾著浮出水面。夜裡划船出海，天上的星斗與水裡的生物體螢光 (bioluminescence) 交相輝映。傍晚，偶有虎鯨從海面掠過，每隔兩三分鐘就浮到水面換氣；午夜，

海潮在月亮的牽引下撞擊著峭壁岩石，訇訇作響。

除了讀書報告、課後論文以外，還要作田野筆記，把看到的植物、動物、風景畫下來，並加以描述。攝影只是看，用筆畫則是看，看，看——看形狀、看線條、看顏色、看光影、看比例、看構圖，看正面反面，看一舉一動，看前後左右，看裡外上下……

這趟“海上朝聖之旅”，不僅讓我領略上帝憑著慈愛、大能、智慧所創造出來的萬有之美，對那些讀過很多遍、但印象不夠深刻的話語，也有了新的感受——

眾海島啊，當在我面前靜默！

眾民當從新得力！

航海的和海中所有的，海島和其上的居民，
都當向耶和華唱新歌，從地極讚美祂！

看哪，萬民都像水桶的一滴，

又算如天平上的微塵；

祂舉起眾海島，好像極微之物。

創造諸天、鋪張穹蒼、

將地和地所出的一並鋪開、

賜氣息給地上的眾人、

又賜靈性給行在其上之人的神耶和華……

各人獨處的那一天，航海手冊的靈修經文是詩篇19篇。那天我看到的太陽，真真是“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歡然奔路”。我更深體會到上帝造物“無言無語，也無聲音可聽”與“它的言語傳到地極”之間的吊詭。在曠野中靜默思想神的創造之恩、揀選之恩、赦罪之恩、救贖之恩，不知不覺，我對人世的許多懼怕和憂慮都被挪去了。



今天，人類的“生態腳印”……已經遠遠超過地球所能負荷。
Today the “ecological footprint” of mankind . . . has surpassed its boundary and become unbearable for the earth.

曠野與科技

在“曠野”的課上，我們討論了聖經裡相關的主題。以色列人四十年走曠野，耶穌在曠野受試探，都是我們所熟悉的故事。教授提出，“曠野”（wilderness）一詞的英文源於“wild”，而“wild”的意思是“will”（當然，此“意志”並不同於人類的“自由意志”）。羅馬書第八章關於受造之物的經文，可與此相呼應。

在先知書中，尤其是以賽亞書中，“曠野”常常是上帝進行“再創造”（re-creation）或“更新重建”（restoration）的地方。“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我必在曠野開道路，在沙漠開江河。”（以賽亞書43:19）有時屬靈意義上的“曠野”經歷也是如此。

曠野是危險的，這樣的危險迫使人警醒，又使人倚靠上帝。因此，人需要曠野，但也不能只有曠野。

科技的使用，一方面是人類以自然界的資源進行創造，另一方面則是以人類的意志來扭轉受造界的意志。我的閱讀報告是寫《科技成神》一書（*Technopoly: The Surrender of Culture to Technology*, Neil Postman），該書講到，自十七世紀以降，人類社會從“使用工具”突飛猛進地發展為“科技壟斷”。隨後，整個社會以“效率”、“快捷”、“便利”、“客觀”、“可量化”等為主導價值，並與市場經濟或消費社會相匹配。

科學主義與物質主義幾乎並行不悖，這兩者也促成了西方文明對受造界的掠奪與向外的擴張。與此同時，人與自然的關係越來越疏離。今天問一些小朋友，“雞蛋和藍莓是從哪裡來的？”他們會說：“從超市裡來的。”

由於這種疏離，人對消費行為所帶給自然界的影響也不會感同身受。今天，人類的“生態腳印”（ecological footprint，即可供人們從事農林牧漁業和纖維生產、維持能源消耗和容納基礎設施的全部陸地和海洋面積）已經遠遠超過地球所能負荷。美國人的平均生態腳印是9.7公頃，中國人1.6公頃，印度人0.7公頃。如果全世界像印度人那樣生活，地球可以讓100億人吃飽；如果都像美國人，就需要三個地球才夠。經由這樣的數據映照，“文明”掩飾下的人類貪婪顯得怵目驚心。

神學反思與實踐榜樣

神學上有兩種對於創造的觀點，加劇了人類對地球資源的掠奪。一種是基於創世記第1章所載，

人類要“治理”、“管理”萬有，而由二元論演化而來的“人類中心論”更是火上加油——世上萬物是為我而造、任我使用。另一種觀點，則是基於末世論：天地都要廢去、得救的人要升入天堂，所以無所謂。

對於第一種觀點，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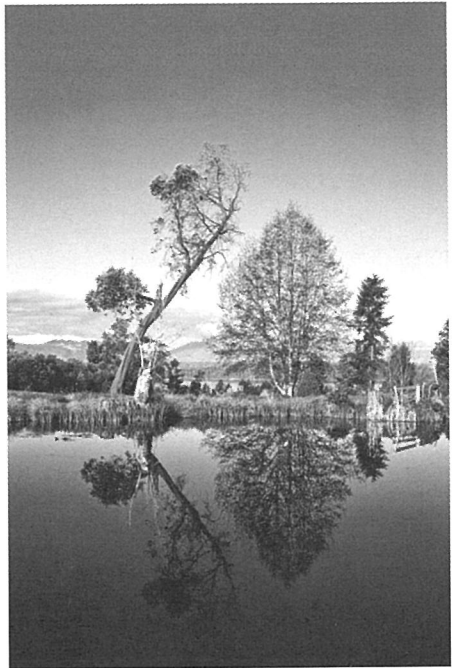
要用創世記第9章來平衡——神不僅與人立約，且與各樣有血肉的活物立下永約。羅馬書第8章也提到，因為人犯罪墮落，受造之物一同嘆息，切望等候完全得贖。對於第二種觀點，啟示錄21章說：聖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裡“從天而降”。所謂的“天堂”，並不是甩一甩衣袖去到另一個星球。

錯誤的神學觀點，使基督徒長久以來忽略了對受造界的護理。近日具有環保意識的世人越來越多，教會若不反省更正，實難在他們面前做見證。《宣教中的上帝》（*The Mission of God*, Christopher Wright）對此議題進行了專門論述。美國詩人及自然作家貝瑞（Wendell Berry）以親身的經歷，在這方面著述甚豐。

1983年成立於葡萄牙的基督教機構“磐石”（A Rocha），明確將環保納入宣教使命與門徒訓練。我們的兩位船長都是這機構的同工。他們指示我們，離開任何一座島的時候，連一片菜葉子都不許留下，要像沒有人來過一樣。

有位同學的父親在加拿大中部經營農場。雖然競爭相當激烈，他堅持不使用轉基因生物（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 GMO）和人工化肥，且嚴格按照聖經教導，每七年讓土地休息一年。神賜福他的產業，使他有機會向周邊的其他農場主人作見證，帶動了許多人效法。✚

作者為恩福神學生，就讀於溫哥華維真學院



恩福二十週年慶感恩回應

生命的傳幫帶

張牧


20年，代表著成熟，也代表著活力。這是7月中參加恩福文化宣教使團20週年慶暨第14屆恩福家人退修會，個人最大的感受。

我和恩福歷年來所支持的神學生、畢業生及家眷，與董事、同工和來賓，共七十多位弟兄姊妹，在美麗的南加州度過了一個愉快而難忘的周末。在退修會上，大家歡聚一堂，分享個人與家庭、工作與事奉中的成長，也彼此代禱。陳牧師描述恩福的特色之一：“恩福的神學生與我們的關係是一生一世的。他們在求學時或畢業後，或許會有軟弱失敗，但無論發生什麼事，他們永遠是我們的家人，我們的關心扶持不會停止。”在這次退修會上，我們所經歷的正是這樣的寫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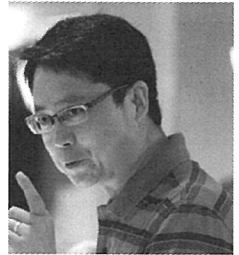
陳牧師和師母一如生養眾多的屬靈父母，與恩福“幾代”的神學生同行。而在這個過程中長大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們也很自然嫻熟地承接“傳幫帶”的角色。不知不覺中，恩福家人已形成一個獨特的培養國度人才的文化和路徑。也如陳牧師所言，“這是耶穌帶領門徒的方式，祂把生命給了他們。”

這實在是用生命來影響生命！短短的三天裡，很多細微之處彰顯出恩福董事及同工團隊的擺上和付出。雖然行政和後勤協調工作很多，但不見絲毫怨言；貫穿洋溢在整個退修會當中的，是一種深深的喜樂和滿足。大家似乎不是在服事人而已，卻更像是在服事主耶穌！

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還有Betty阿姨的分享。她的先生尤惠琮弟兄是恩福基金會的發起人之一，雖然他在恩福成立不久就回了天家，但Betty阿姨多年來和恩福家人同行相守。如今她上了年紀，但仍積極參與向國際海員傳福音的工作，並樂在其中。儘管恩福的異象是在學術和思想層面推動文化宣教，但Betty阿姨這種身體力行的樸素見證，仍然切中肯綮！

我實在是榮幸能成為恩福大家庭的一員，並有機會與眾家人一起在愛中漸長。 

作者為恩福家人，現在亞洲事奉



2014年7月16-19日恩福家人退修會剪影

期待恩福的事工可以長長久久，祝福更多在文化宣教上有負擔和參與的弟兄姐妹們。 I pray that the Blessings ministries may sustain as long as possible, bringing unlimited blessings to those who are called to serve in cultural missions.

難得的屬靈基地

劉雪辰

來到洛杉磯參加恩福20週年慶典，這是在心中預備和期待已久的盛事。以下擇其中最有感觸的三方面簡短分享。

首先，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恩福同工雪騰姐妹講到恩福的角色時說，這是一個屬靈基地，是付出、聯絡和提供大家休憩的地方。從恩福學生的角度來看，恩福確實是這樣一個以屬靈生命的安息、聯絡為導向的文化宣教機構；這一點實在難得。恩福不是從事工導向的角度來推進文化宣教，卻選擇這樣一個角度，是非常獨特的。恩福的神學生大多是有個性、有看法的文化人，在常規意義上講，比較難以牧養（儘管當中有些人也牧養教會！）；但大家都懷著感恩和回歸的心情來到恩福的年會，分享自己在事奉、生活、得失中的掙扎。也許，只有這樣一個平台才可以承載如此的分享，讓講的人得到聆聽、鼓勵和釋放。故此，我覺得恩福是眾多機構裡難得的一個，以牧養為導向，服務文化宣教者；恩福也將因此收獲碩果。

其次，縱觀目前文化宣教的禾場，不得不承認，恩福經過二十年辛勤耕耘，卓有成效。得著恩福支持的學生，畢業後參與在文化宣教的各個領域，有些甚至成了該領域的帶頭人。每次恩福的聚會，實在是文化宣教人的一次峰會。何況，每次聚會還額外邀請一些有影響的基督徒來參加，使得年會的內容非常豐富，鼓舞人心。在這樣的聚集中，我們的眼光能更加拓展，有助於釐定自己在眾多文化事工中的角色，以致能“有的放矢”地開展神託付給自己的事工。

最後，恩福提出：“一旦是恩福家人，一生都是恩福家人。”這理念值得贊譽，讓文化宣教者找到了一個屬靈的歸屬和家園。每次恩福的聚集，也是一個重新出發的地方。每位恩福家人莫不懷著期待來團聚，然後帶著很多的問候、祝福和鼓勵離開，回到自己的事奉崗位。這是何等良性的補充與釋放。

期待恩福的事工可以長長久久，祝福更多在文化宣教上有負擔和參與的弟兄姐妹們。✚

作者為恩福家人，現在亞洲事奉



恩福再現

一位姊妹參加恩福20週年感恩聚會，非常受感動。當天晚上，她在神的感動下寫了一首詩歌，願神讓「恩福再現」。

恩福再現

詞曲 邱乙如

C Em

有 雙 眼 渴 求 真 愛 能 浮 現 有 雙

Am Dm G7 Am

手 盼 著 溫 暖 能 看 見 有 顆 心 期 待 造 化 天 和

Em Am F G C

地 大 主 宰 能 經 歷 能 倚 靠 永 不 變 恩 與

Am Em Dm

福 祂 掌 權 祂 賜 予 恩 福 再

G7 C F Fdim

現 推 動 神 愛 文 化 宣 教 耕 耘 神 州 華 人 心 田 中 華

F F/G C

魂 全 奪 回 歸 向 神

恩福20週年感恩聚會 07-10-2014

(接封底)

除了異軍突起的這股邪惡勢力，死亡使者的蹄聲也在西非響起。2014年爆發的伊波拉（Ebola）疫情不斷擴散，已奪去數千條人命，相關國家甚至動用軍隊協助防疫，猶如面對勁敵。

投身前線的救援者

對於重大的天災人禍，雖有一些國家或國際組織承諾援助，並提供設備與人員，但是在第一時間、最前線參與救助的，往往是以基督徒為主的各種組織。

兩位遭斬首的美國戰地記者，臨刑前的面部表情雖無奈，卻亦無懼，讓人印象深刻。在第一位受害記者福萊（James Foley）的追思聚會中，主持的神父把他與聖法蘭西斯的禱告相連：「主，求你使我作和平之子」，他指出，福萊活出信仰的方式，是報導戰爭與逼迫蹂躪的真相。第二位索特洛（Steven Sotloff）被同業譽為「極勇敢又富才華」，這位猶太裔記者的母親披露：「他只是心想幫助弱者。」據友人稱，他在被囚時曾多次暗中面向耶路撒冷禱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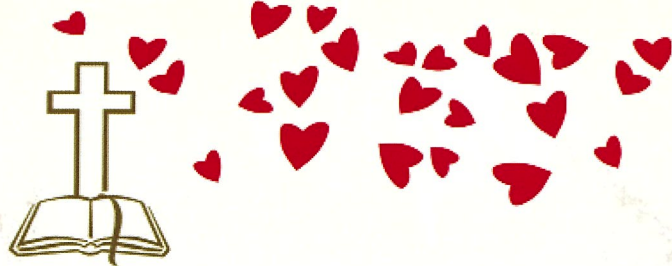
今年贏得威伯福斯獎（William Wilberforce Award）的懷特副主教（Vicar Andrew White），長年在伊拉克服事，不僅建立教會，更成立醫院和救助團體，在動盪不安的巴格達和臨近地區，幫助無數的民眾。這位在英國成長、有印度血統的聖公會牧者，身患索硬化症、乙型肝炎，曾被逮捕、毆打，但卻毫不退縮。他成立了「中東救助與和好基金會」（FRRM），不斷為中東的和平努力。

「接近未接觸國家事工」（RUN Ministries）在中東已建立網絡，許多同工冒著生命的危險，去幫助逃避伊斯蘭國災難的人。九月初，義工服務的「希望社團」已經收容了七千難民，每天還有幾百人湧入。

「基督徒援助使命團」（Christian Aid Mission）的同工不願離開伊拉克。難民擁擠在厄比爾（Erbil）每一棟建築和每一條街道，同工們不但提供食物和醫藥，也發放聖經。

「撒瑪利亞人錢包」（Samaritan's Purse）救援組織加強了在中東救援的力度，架設帳篷，發放糧食、衣物，也給孩子們「聖誕鞋盒」。

「無國界醫生」（Doctors Without Borders）是專門從事醫療的慈善組織，其起源與「國際紅十字會」關係密切。目前在伊波拉疫情吃緊的地區，他們的醫護人員義無反顧地投身於第一線。這類機構還有不少，限於篇幅無法一一列舉。²



誰是……鄰舍？

路加福音記載，有一名律法師故意問耶穌，怎樣才能得永生。耶穌反問他律法如何說，他毫不猶疑地給出標準答案：愛神和愛人。但是，當耶穌要他照樣去行時，他刁鑽地詰問：「誰是我的鄰舍？」

於是，耶穌講了著名的「好撒瑪利亞人」的故事。有個人被強盜打得半死，本族的高尚人士——祭司、利未人，都繞道而過。只有一位外族人——猶太人瞧不起的撒瑪利亞人，停下腳步；他不念種族之隔、不嫌麻煩、不計代價，如同照料親人般去幫助。然後，耶穌提一個問題：「哪一個是（那人的）鄰舍？」³

若比較這兩個問題，「誰是我的鄰舍？」是以自我作為出發點，其中含意為：鄰舍的資格由自己來定；配得上才算數。而「哪一個是（那人的）鄰舍？」卻是以他人的狀況作出發點，意思是：作鄰舍，就是去滿足別人的需要。而後者才是聖經所謂「愛」的真義。

反思耶穌在世，無論是施捨窮人、醫治病人，或是為門徒洗腳、預備早餐，都是以他人的需要為出發點來行事。耶穌為了愛人，可以犧牲吃飯的時間，寧願居無定所；甚至為了人最深層的需要——罪的問題，甘心犧牲自己的性命，在十字架上代替人受刑。

豈能袖手旁觀

中國古人雖對人性有「人饑己饑，人溺己溺」的透視，但支配我們行動的，更多是「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等類諺語。雖也有不少作好事，但動機往往是積功德，以求來世獲福——同樣是「自我中心」的心態。

墮落的人性都是自私的。即使在有基督信仰為文化底蘊的美國，也不見得人人敬佩那些古道熱腸的人。當傳出救援宣教士染上伊波拉之後，有些人頗有微詞，甚至不歡迎他們回國治療，擔心把疫情帶進來。

然而在這地球村的時代，中東的災民、西非的疫民豈遠在天邊？近幾個月遭受大難的這些百姓，有如突然身陷火海的鄰居，我們豈能袖手旁觀？凡是真正跟隨耶穌基督的人，都應該起來救援——用禱告、用金錢、用行動！

註：1. http://www.nytimes.com/2014/09/06/us/as-iraqi-christians-in-us-watch-isis-advance-they-see-a-slow-motion-genocide.html?_r=0 2. 本文所提的都是可靠的救援機構。網上還可搜尋到更多正竭力在中東與西非進行救援的機構，他們都在呼籲信徒緊急捐助。 3. 路加福音10:25-37。

恩福

致福感恩文教基金會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150 巷
2 號 14-4

地址變更，請即通知本刊，謝謝！

NON-PROFIT ORG.
U.S. POSTAGE
PAID
MONTEREY PARK
CA
PERMIT NO.70

鄰居著火了！

蘇卿

「就好像睡夢中驚醒，一睜眼，看見屋子著火了。」44歲的迦勒比大公教會主教卡拉巴（Bishop Kalabat）這樣描述自己的心情。他牧養著一群二十世紀移居到密西根州的伊拉克基督徒。當他看見近日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在佔領區肆無忌憚的殺戮、逼迫時，痛心地在八月的牧者信上寫道：「我們要尖叫，但沒有人聽！」¹

八月底、九月初，伊斯蘭國先後將兩名美國記者砍頭，上傳的短片震動全世界，尤其挑起了美國人緊繃的神經。終於，美國總統歐巴馬於九一一前夕鄭重宣佈，要剿滅兇徒。雖然他宣稱有四十國將聯手對付伊斯蘭國，但各方反應，這並非簡單的事。超過一百五十萬逃離家鄉的民眾，仍將面對漫長的難民生涯。（轉封底裡）

